讀春秋管見

凝園讀春秋管見卷之九

慎齋羅典徽五氏定稿

男紹 祁孫 善恕賢綸 校字

襄公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晉見去年冬十有二月同盟於虛朾為今年春正月[illegible]圍
宋彭城而期以會師也其會師不煩諸侯益晉侯於同盟
時已命之矣大國使卿將以故仲孫蔑會晉欒黶及宋華
元衛甯殖皆卿也惟齊卿國佐不至焉小國使大夫將曹
亦有卿而與莒邾滕薛之以大夫將者一例稱人以其不
若前之戰於鞌其公子首猶可以名見也邾子嘗同盟於
虛朾而莒與滕薛皆從於邾以會師則何以致之邾子事
晉久自晉侯獳以成之五年同盟於蟲牢其班以邾子先
杞伯使為東方諸小國之倡是後救鄭及同盟於馬陵再
同盟於蒲莒子皆至迨厲公州蒲伐秦滕亦從焉殆並由
邾子之致之耳但茲悼公同初立與襄公同年改元即以
春正月會師圍宋彭城其會者莒邾滕以外又增以薛則
必晉侯以四國皆近宋彭城使邾子代為乞師故莒邾滕
薛之大夫各以師會遂得因曹之下卿而聯敘之曰曹人
莒人邾人滕人薛人也莒較強於邾邾當亞之滕薛則守
逃於邾者其君然其臣亦當然矣左傳言圍宋彭城請晉

以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齊人不會，晉人以為討。二月，齊太子光為質於晉。五大夫者，魚石及其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也。晉以之歸，而寘諸瓠丘。經不書，以九國之師圍一彭城，宋魚石等五人，及楚所留戍之三百乘，益蔑如矣，尚何待言哉。若齊侯之不同盟於虛朾，而但以崔杼來，及崔杼受盟以歸。又於圍宋彭城之特，未嘗以師至，則晉之有辭以討，齊之以太子光為質於晉，益亦有為，而要無足云也。故春秋並從畧云。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管見】而成公末年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於彭城。此襄公元年春正月，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亦既執魚石等，而以彭城歸於宋矣。於是晉侯即謀以其叉伐鄭，討鄭之從楚，以

助叛臣而逐其君也但當書晉韓厥帥師伐鄭者晉侯之意以為春方圍宋彭城而更復伐鄭不欲更勤諸侯之師故然而其下即繼書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者杜注鄫鄭地在陳留襄邑東南次為屯止其地以待命欲以作晉師之聲援耳凡皆晉不徵其師而自往會之故經文不言仲孫蔑會晉韓厥而其所會者惟齊崔杼及曹人邾人杞人初不如圍宋彭城其間並及宋華元衛甯殖也不然晉之伐鄭為徵師於諸侯豈得不有資於宋衛乎哉次于鄫之役殆皆齊崔杼為之牽率也晉於春正月圍宋彭城齊崔杼不與是同盟於虛朾而背之矣晉以為討使太子光為質於晉而遂釋然與今及伐鄭而以師次于鄫欲為先之未得同於圍宋彭城者救過也然非厚集其勢亦不足為晉之聲援於是崔杼自度如魯卿仲孫蔑及曹卿與邾大夫皆嘗會晉欒黶以圍宋彭城者因而招之如必諾故當晉韓厥帥師伐鄭而仲孫蔑會齊崔杼及曹人邾人並及杞人以次于鄫與晉師東西遙相應焉

按晉之同盟於虛朾，與夫圍宋彭城者，皆無[illegible]人何以亦次于鄫也。蓋鄫在陳留之襄邑，襄邑即[illegible]河南歸德府睢州，似近杞縣。是為杞伯之國，介於宋衛之間而小，雖有鄫特曾鄫之亞。亦不得與宋華元、衛寗殖為伍，則由鄫以微其師，使同為晉師以壯其伐鄭之勢，杞役何辭以謝乎。然但言次于鄫而止，則知晉辭厭之師。師伐鄭未嘗用鄫之師也。夫非伐鄭而鄭已服哉，惟是鄭之服不外於請平。晉因鄭之服而舍之，亦不外於許其平耳。彼鄭之翻覆無常已久。及茲服而請平，何可信也。故亦但書伐鄭而止，不書晉及鄭平。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管見〕家氏鉉翁曰：楚納宋之叛人，晉以諸侯之師圍宋彭城，克之，執魚石等五大夫以歸。楚不知自反，以兵加宋，將以雪恥也。此說不以楚之侵宋為救鄭，最為卓識。至經文但書侵宋，而傳以為侵宋之呂留，亦當從之。呂留，杜注：二

縣今屬彭城郡彭城爲宋地楚伐宋取彭城而以宋魚石據之戍以三百乘是彭城爲楚有矣由此年春正月晉以諸侯之師克彭城彭城復爲宋有則楚之欲雪恥而使公子壬夫帥師侵宋其稱及宋彭城之呂留者必可信矣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管見〕左傳曰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而胡傳則謂此年九月辛酉天王崩諸侯皆宜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邾子方來修朝禮衛侯晉侯方來修聘禮於王喪若罔聞焉左氏猶以為禮是何禮乎此其持論甚正或以杜氏預云辛酉為九月十三冬者十月初也魯邾衛晉四國行朝聘之事適由王之

赴告未至於魯耳。遂謂此時不容捐聘，未為非禮，殆非雖
義。按杜氏定指辛丙為九月十五，亦就其所作長曆推之。後
其不足深信，毋論已。竊攷儀禮之聘禮，言聘君若薨於後
入竟則遂。赴者未至則哭於巷，衰於館，受禮不受饗食。赴
者至則衰而出，惟稍受之。聘君者，聘使之君也。其君薨於
既命使之後，聘者[illegible]入竟則遂，未入竟則反而奔喪矣。且
聘使之入[illegible]則遂，所以辛乃聘事，皆雖亦必以吉服行之。
然當。赴者[illegible]至於主國，則已哭於巷，衰於館，豈嘗闕。君薨
而處之若常，必待赴者至而後衰而出哉。且聘臣之朋君
薨，哭於巷，不哭於館，衰於館，不遂衰而出，徒為所聘之國君
無故不可正以衰禮下主國之君臣耳。至若天下之大小
諸侯而值天王崩，其儕擂如迅雷疾風，四海震動，淵之則
皆哭，哭已則皆衰。於斯時也，或有聘臣在國，未及將事，猶
令其乘王之赴未至而以吉服行禮，可乎不可乎。聘不可，
則朝亦
同之。

二年

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

管見左傳謂鄭師伐宋楚令也是矣去年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今年春正月復令鄭伐宋皆以先得宋之彭城而戍之旋由晉之為宋圍彭城而取之有不能忘情焉耳其伐宋非由鄭志故春秋之書鄭師伐宋一似鄭之師並無主之者然所以著其為楚令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管見成十四年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即此夫人姜氏也襄公為定姒所生定姒

者戒公之妻則是夫人姜氏乃其姑母矣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管見〕高氏閌曰不書葬者以鄭伯睔附楚故諸侯不會葬也按傳言鄭伯睔疾子駟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惟二三子是其附楚之志至死未有以易也既告絕於中國諸侯豈惟不會其葬哉度亦未有於其卒而弔之者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管見〕去年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於鄫鄭亦服至秋而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鄭仍附楚乃於今年春正月以師伐宋因楚令也於是晉侯主兵使由六月以師侵鄭而報其伐宋爲其微師相濟則

惟及於宋衛二國以其在前韓厥之伐鄭皆未嘗與仲孫蔑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同次於鄫者也彼嘗次於鄫者則不欲更勤之矣晉師宋師不言將衛甯殖不言師互見焉耳但師衆不可指數其將無名惡知其為誰哉而經文不慮其疎則以有借證也如下秋七月之會於戚聯書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則六月之晉師宋師與衛同侵鄭者其晉師必師於荀罃宋師必師於華元可概見矣惟會於戚者為衛地衛孫林父世有食邑於戚殆即此耳故當秋七月之會於戚晉荀罃宋華元之列特以孫林父參之而甯殖不與焉是則此書六月侵鄭之師其於衛甯殖固有不得不以名見者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竊見此年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於戚遂城虎牢爲鄭之巖邑城虎牢晉志也必由晉能取之而後得城之矣由此以推前於夏六月書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不言其功夫非即是使鄭之虎牢而取之乎及此秋七月又書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於戚不言其事夫非即是謀以所取於鄭之虎牢而城之乎故及其冬而書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於戚其城虎牢者特著一遂字而其虎牢既得城虎牢之謀亦先定皆可想見其概而不待發爲指出矣至此秋七月之會於戚即因謀城虎牢者晉荀罃主之宋華元及衛孫林父之代甯殖者輔其志耳左傳特謂孟獻子請城虎牢以偪鄭恐未必然致宣公九年始書仲孫蔑如京師及茲襄公二年較之既三十年矣中間惟宣之十五年書仲孫蔑會齊高固於無婁成公五年書仲孫蔑如宋六年書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以後終成公之世無

所見蓋仲孫茂不干政柄前則讓公子遂後則讓季孫行父非以勳名爲汲汲者惟此襄公之元二年值晉悼公周新立先年冬仲孫茂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於虛朾元年春仲孫茂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茂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於鄫二年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秋七月仲孫茂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於戚冬仲孫茂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夫亦幾於奔命不遑矣使以晉侯發憤有爲勤不乘義乃相與黽勉從事不敢同於薛崔杼之或會或不會遂至晉以爲討不獲已而特使其太子光爲質焉耳豈肯以謀鄭效誠特董一城虎牢之策以爲小大邦增之勞役哉於斯時也仲孫茂會晉荀罃及宋華元衛孫林父初未嘗倡爲城虎牢之謀而其說亦既聞之矣惟前因韓厥之伐鄭而有所會以次於鄫者於齊崔杼不克遇其諸弱小之國若曹人邾人則偕至而

亦有夫僖從之之杞人焉此於晉之謀城
杞事尚不足舒於成又豈嘗有不聞者哉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管見齊諡也夫人之別為諡自文姜始而效之在前之妾母若成風若敬嬴亦皆有諡則此成公夫人之諡齊姜亦可以無說矣蓋春秋於是年夏五月庚寅書夫人姜氏薨秋七月己丑書葬我小君齊姜特為後二年之秋七月戊子書夫人姒氏薨八月辛亥書葬我小君定姒立案耳家氏鉉翁曰姒氏成公之妾也前年既書夫人姜氏而復有夫人姒氏是一君而兩夫人正所謂不待貶而義自見者

叔孫豹如宋

管見叔孫豹僑如之弟也趙氏鵬飛曰叔氏自公孫茲叔孫僑如再世為卿至叔孫僑如其横滋甚詭謀一敗翩倒

奔齊叔孫之黨沮矣令襄公即位幼未能君會盟征伐專於仲孫蔑蔑孟氏也季孫行父為正卿而實耄矣故叔氏復出而任聘問之事將以漸而干政也此說極得春秋始書叔孫豹之旨至其如宋之故左傳以為聘也通嗣君也是殆然矣蓋爾時魯之國中無事此襄公之即位二年晉悼公周頻有事於會盟侵伐皆令其卿欒黶荀罃主之於是魯與齊宋衛曹及邾莒滕薛杞小邾亦幷使其卿大夫交馳於中國幾若不知有君在矣然則此年秋七月之叔孫豹如宋特以聘通嗣君猶是其君之主於繼好結鄰也雖常事而春秋亦書之其意蓋曰頗有此耳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皆與前秋七月之會于戚謀城虎牢也齊崔杼不至雖皆
服故以謝及此冬之會於戚遂城虎牢齊太子光猶然為
質於晉齊崔杼能不待討而使前之不及由宋彭城以背
虛朾之盟哉故當仲孫蔑會晉荀罃而齊崔杼亦已至其
班有宋華元衛孫林父次之若大曹人邾人滕人薛人是
為前之圍宋彭城所畢集者惟滑將有莒人在列而此會
不與焉蓋以莒處東偏而小彼大國之表來游如齊者其
卿崔杼亦已受功如晉之令則他可勿計已耳且又得有
初從晉役之小邾人莒即以是不苟責於莒若使後來有
所勸勵豈非計之得哉至去年夏之韓厥伐鄭杞從仲孫
蔑齊崔杼及曹人邾人同次於鄫其國介宋衛之間而其
不與晉之兩會于戚與莒同是始以杞女為悼公夫人晉
亦不復使人徵之故爾由是而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
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
虎牢戚為衛地虎牢為鄭地其先會于戚者即使屬役賦
丈書以授帥而效諸晉焉一旦而城虎牢各督其徒以畫

夜亦警刻日竣事率以軍律制之雷厲風行如對大敵而築豈以自固不幾時而已屹然成巨鎮也故稱遂為遂成虎牢則亦鄭人之所不及料者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管見］按楚之大夫公子申懼而自殺也由楚子怒之而自殺故特書楚殺其大夫公子申耳其但稱楚者對晉言之成公十六年楚救鄭晉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呂錡射楚子中目楚子鄭師敗績此恥何以雪之十八年值晉弒其君州蒲楚子因急乘此間以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於彭城置三百乘戍之是楚得有宋彭城矣踰年為今襄公元年亦晉悼公周之元年也其春正月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克之楚之有彭城者既失又踰年為襄公二年亦晉悼公周之二年也其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

父、皆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虎牢為晉有。鄭失虎牢。而楚恐得不失鄭。耶楚子審在位已二十年。晉侯周終二年。初圍宋彭城。繼城鄭虎牢。晉侯不出。而獨以其卿欒、厲、荀、罃任之。皆奏績。楚有令尹司馬官最尊。委任最重。其時之令尹公子嬰齊前猶帥師再伐鄭以服鄭。亦帥師伐莒。莒潰。得入鄆。以後未有勞。公子壬夫為令尹嬰齊之佐。惟以晉之圍宋彭城。既克。聊一帥師侵宋。亦無足云也。至于公子申者。為司馬主兵。先見楚之失宋彭城。無若晉何。今復不復保鄭之虎牢。而聽晉之城之。亦失鄭。在楚之養兵何用。其必置司馬以主兵。又何事乎。楚自莊王創霸。傳其後嗣。曾不得有一。如晉之欒、厲、荀、罃者為之。專閫外之寄。而徒坐視其國之不競。至此。楚子之怨。能不因以微色發聲也哉。於是令尹公子嬰齊及公子壬夫皆懼。而公子申尤大懼焉。其勢必防楚子之假他端以洩怨。乃決計自殺。即不出此。晉城虎牢之冬也。晉城虎牢則楚殺其大夫公子申。故知經文之但稱楚者。對晉言之。不必

更求他說。

三年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管見]吳自成公七年伐郯入州來。十五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於鍾離。是吳爲此會以通於晉也。及經七年。而值茲襄公之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高氏閔曰。楚始志伐吳爲吳爲鍾離之會故也。楚自鄢陵之戰。其勢稍屈。畏諸侯并力謀之。而吳乘其間。故先伐吳以張其勢也。此說極中伐吳情事。但此前二年。晉以欒黶會圍宋之彭城。又旋以荀罃會城鄭之虎牢。宋失彭城而復有楚不能守之鄭失虎牢而將貳楚亦不能禁之。復何暇計及于伐吳哉。竊意伐吳之役特以公子嬰齊帥師。則其謀伐吳者亦必出於公

子嬰齊可知。公子嬰齊何以適有是謀。蓋以去年冬。楚子徵於晉之圍宋彭城、且城鄭虎牢。遂謂楚之重臣。未有得如晉欒黶荀罃者。怒之時。司馬公子申懼而自殺。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至於公子嬰齊以令尹執政久。當比能無懼乎。於是忠晉敵方強。未可以即圖。特挑吳之為會于鍾離以通晉者。當先伐之。遂進說于楚子。請自帥師以伐吳。與得僥幸有功。借以終免於罪戾焉耳。然左傳敘伐吳本末。則稱楚公子嬰齊伐吳。為簡之師。克鳩茲。至於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但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嬰齊歸而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鄧廖亦楚之良。君子謂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公子嬰齊。嬰齊病之。遂遇心疾而卒。心疾者何。注以為憂恚。憂恚亦懼也。懼不可解。而此。生。能速了乎。殆亦戍縊與飲酖以自殺而已。其稱遇心疾而卒。欲諱之也[illegible]夫公子嬰齊之懼而自殺。與公子申同。而伐吳之後。卒不書楚殺其大夫公子嬰齊者。

以公子嬰齊徒思避罪邀功不顧晉憂方大而復招吳寇以病楚彼其克鳩茲至衡山何傷於吳而旋致楚之良有鄧廖者以侵吳被虜遂大喪其組甲被練之衛師亡焉之良邑此其懼而自殺猶不可謂其一死之足以塞責也尚得同於公子申之稱國以殺使後之讀者或至疑為罪累楚子哉鳩茲衡山焉見傳中箋纂詳解之當錄以備考鳩茲杜注吳邑在丹陽蕪湖縣東今蕪湖縣東四十里有鳩茲港是也屬江南太平府衡山杜注在吳興府烏程縣南按烏程乃湖州府附郭縣也去蕪湖甚遠今太平府當塗縣東北六十里有橫山似為近之攷衡之與橫古通如禹貢衡漳檀弓冠衡縫齊風衡從其畝皆是山之名衡者惟南嶽専之天下之諸山當不得同其稱號成公十七年楚人滅舒庸傳稱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杜注巢駕釐虺楚四邑今俱在江南廬州府境

公如晉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管見左傳曰公如晉始朝也按公之如晉以朝仲孫蔑相焉其朝晉之意殆欲奉晉悼公周以為霸主耳凡為霸主必能合諸侯以同盟其諸侯之合又必諸侯中得一為之倡若而後相與從之勢固然矣今晉悼公方即位二年既圍宋彭城復城鄭虎牢楚皆不能救魯之季孫行父知其必將霸也乃使仲孫蔑與其幼君以朝於晉即奉晉侯為霸主焉矣無貳且請約諸侯以共奉晉侯為霸主焉亦各矢無貳魯為宗國其首議率先誰曰不宜維其君襄公猶未免為童稺而其相之之仲孫蔑則老成有素也此二年來晉之會盟征伐無役不從而皆有成事非其明驗哉以故晉侯悅而從之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於長樗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於雞澤而晉悼公周遂居然為霸主矣

〔管見〕孔氏穎達曰。長樗。近城之地。文公三年。公如晉。公及晉侯盟。盟不書地。在晉都也。此時晉悼公出其國都。與襄公盟於長樗。在近城之地。當是悼公謙以待人。不敢使國君就己。乃出盟於外。一似兩君相就者然也。按公及晉侯盟。亦盟其奉晉侯為霸主之誠而已。公如晉而以請盟示信。晉侯亦重公。而以出盟於長樗示謙。在諸侯聞之。必應生其慕向。此晉侯以四月盟公於長樗。六月即得會諸侯以同盟雞澤與。

公至自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管見〕按霸主之合諸侯。書同盟者。皆以識其僭耳。前莊公十六年冬十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

滕子同盟於戲此齊桓之始霸也其同盟之義劉氏敞以為殷同之同不主公羊同欲之說此實得春秋之旨蓋會同見覲禮為壇加方明於其上秋官司盟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而詔明神明神卽方明也夫諸侯會同以不協而盟於天子之國當必以其方伯涖之令晉侯之勢將霸魯先奉為霸主既及晉侯盟於長樗卽謀為之糾合諸侯使得同盟於雞澤也然晉侯初非方伯徒因其勢之將霸羣推之以主是盟則謂之私盟焉耳彼諸侯之同盟晉侯未能為方伯以涖之顧可入而主之以疑於方伯乎而晉侯則尤欲假寵於周以示其非私盟矣秋官大司寇之職凡邦之大盟約則涖其盟書而登之於天府大司寇者王卿也此時之尹子單子並為王卿尚得其一以涖盟書尚得為私盟與轉憾晉侯州蒲以兩年而三伐鄭單子嘗再歷行間此近事也晉侯周因之但欲捐單子以為會盟增重能毋從乎至於久與晉侯者為宋公衛侯改事晉侯而背楚者為鄭伯新使從

于晉之圍宋彭城者為莒子數使從於晉之圍宋彭城次鄫會戚城虎牢者為邾子則皆魯踐長樗之盟而使約之也惟齊與晉匹據左傳云晉將合諸侯使士匄告於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晉之於齊殆亦必有然者及刈齊侯不至而但使其世子光來其意亦以齊霸雖衰而表海之雄圖未泯初不欲躬狥士匄之來請以遂成晉侯之霸也按此前二年傳稱晉之圍宋彭城齊崔杼受盟虛朾而師不會晉以為討齊使世子光為質於晉其後晉韓厥伐鄭齊崔杼以師次於鄫去年秋晉為戚之會以謀鄭齊崔杼雖未及與而其冬之城鄭虎牢齊崔杼亦受功焉凡皆以世子光為質於晉故也既城虎牢鄭由以服則晉於此年夏將合諸侯以同盟於雞澤使士匄請於齊侯以臨之晉必使其世子光之為質於晉者與士匄歸於齊矣世子光既歸於是齊侯不辭士匄之請而卒之託故不行使世子光從諸侯之後以受盟也晉侯既服鄭方

將抑楚知齊侯非敢抗者且世子光實爲君嗣以代齊侯何嫌乎故當夏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於雞澤杜注雞澤在廣平曲梁縣西南後漢志曲梁侯國有雞澤即春秋諸侯同盟處也今曲梁故城在直隸廣平府東北

陳侯使袁僑如會

【管見】高氏閌曰自宣公十一年楚子陳侯鄭伯盟於辰陵及茲二十有八年矣晉屢爭鄭而不爭陳非不爭陳也得鄭則亦得陳焉耳今陳侯聞鄭伯受盟故使其大夫袁僑求成於晉本非召會來又後時故書如會也按陳侯之使袁僑如會其故匪他徒以鄭伯既服於晉度晉師必將及陳故特使袁僑如會以通附晉之意觀是年冬晉荀罃帥師伐許則陳侯之謀國亦得計矣袁僑之來非必後時殆由晉方會諸侯以同盟於雞澤陳侯不如會而以其大夫

往。不得與於同盟之列。國必待其盟訖而後有所因以徐達於晉侯也與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管見】此條但書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可也。而必首稱叔孫豹者。何。蓋以陳袁僑之如會。不召而自來。於晉大夫無交。或因叔孫豹。以得見晉侯。斗旣致命陳袁僑。當偏見諸侯。並偏見晉大夫。與諸侯之大夫也。維持晉侯當此。以陳之屬楚爲外敵者久。今改而附晉。國小而孤立。其大夫袁僑亦微。必使諸侯之大夫與袁僑盟。乃得之。初無事刑牲歃血。惟是約誓以設之。明神而止。以此使袁僑從於晉侯。陳侯知其使如會者。冀得會之已焉。豈敢望盟哉。至會而後盟。雖係諸侯之大夫。亦由諸侯命之。且由晉之。旣命之也。殆將憑恃有盟以託其國。可不至。仍以畏楚而懷貳心矣。其盟使晉大夫涖之。而以叔孫豹通於諸侯之大夫即鄉日以盟之。故春秋書曰。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

及陳袁僑盟、細玩兩及字、此盟之初、為牽合以繼成交際者、其皆叔孫豹之承命晉侯而亟於從事可知矣、然非禮也、陳侯之使袁僑如會、志欲附晉、必求與加盟、特命使達於晉、侯及還晉侯使大夫來與反命、亦為盟以報陳侯、此可據、儀禮之聘禮記斷之、晉侯何用使諸侯之大夫與袁僑盟哉、穀梁傳云、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此為定案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師師伐許

晉見按僖公二十八年、晉文公將霸、乃合諸侯以盟於踐土、陳侯欵不及盟、而如會、欲附晉也、既至而卒、晉以陳子朔及諸侯會於溫、以陳安帷、許男業不附晉、使諸侯遂伐許、及茲襄公三年、晉悼公將復霸、因合諸侯以同盟於雞

澤。陳侯午不及盟。而使袁僑如會。亦欲附晉也。既至而會。晉復以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袁僑盟。而陳亦安。惟許男甯不附晉。遂使荀罃帥師。師伐許。取以相較。文公之前事。不即為悼公後事之師哉。蓋霸國之以威脅以力爭。必服而後舍之。有貳則急封之。其志行。禍階。忌尅。無人君之度者。類如此。

四年

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管見　前晉文公之盟於踐土。在僖公二十八年之五月。陳侯如會。蓋力疾而往耳。故六月書陳侯款卒。晉悼公以今襄公之三年六月。同盟於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則亦以寢疾。不得行故也。觀此四年春王三月書己酉陳侯午卒以則可見矣。或言陳自盟於辰陵以從楚。其背晉已久。故陳侯新欲附晉。而疑慮不決。乃先遣袁僑如會以嘗之。是殆

曾見左傳云楚人使附陳而使伐之故陳人圍頓其事不見所據高氏閌則謂僖公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於頓陳人畏楚而不敢封頓子恃楚而不事陳令陳復從晉而頓為楚附故圍之是又推及陳人之報舊怨矣按共子頓之國陳以納頓子當陳侯款時陳即於楚僖二十八年晉文公盟于踐土陳侯如會遂從晉旋卒陳侯朔立文十三年陳侯朔與楚子商臣俱卒陳靈公立宣元年楚子旅侵陳陳復與楚十一年陳夏徵舒弒靈公十一年楚子殺夏徵舒入陳遂縣陳而有之已而復迎立陳太子午君陳如故及此襄之四年楚子審之二十一年也陳侯午以三月卒以六月葬凡在位三十年皆事楚由卒之先年晉合諸侯以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晉以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袁僑盟而陳改而向晉矣楚之役陳侯午雖不足為德而楚之先君與陳侯皆更四世積六十八年間有圍陳納頓子之舊怨而新立之陳侯溺未及踰年改元遽思追發於楚而因以圍頓洩其憤焉豈可信哉惟家氏鉉

翁以為陳既遷，袁僑如舍故國，頓以逼楚之屬國也，此為得其大端矣。蓋圖頓之役，謀自袁僑，以白陳侯，而袁僑之為此謀，則實以阿晉侯之意焉耳。當其及諸侯之大夫盟，其盟辭必以招携徠遠為要。雞澤之盟，有莒邾與列其前，如圍宋彭城，次鄬會戚，城虎牢，又各有滕薛杞及小邾詘從於莒邾者矣。周封舜後於陳，為今河南陳州府，故頓國在其屬邑之項城西，距府一百二十里，亦可致之以附晉也。惟是頓畏楚而不敢貳，陳輒興師圍頓以脅之，初不顧攖楚人之怒，以啓禍患者，凡皆由袁僑為主，而陳侯溺莫能制之，以義故至此，其貶而稱人，特以譏其不能君也云。

爾。

五年

春公至自晉

管見按公以去年冬如晉爲秋及今年之春正月以朝晉侯耳然自古諸侯雖有朝方伯之禮亦不必定以正月令晉侯既非方伯而公之朝晉侯復惟恐不及其正月然故春秋於去年冬書公如晉又於今年春書公至自晉皆譏魯之私奉諸侯爲霸主其以朝示勤者恭不近禮實足增宗國之恥辱也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管見公子發字子國子產之父也趙氏鵬飛曰鄭僖新立雖與雞澤之盟而聘使未交於諸侯故以發來聘欲鄭成陷于楚令僖公復從禮義之風行聘問之禮亦足以榮矣按此所謂榮者指其生前尤當謹之卒後也蓋鄭本同之同姓以魯爲宗國前之鄭成公睔在位十四年皆附楚瀕死莫敢貳以襄公三年六月卒及盟魯不會其盟故春秋不書盟鄭成公欲以屏鄭伯睔于楚而使與魯絕也辱莫大焉知辱則知榮矣觀襄公三年爲鄭伯髡頑之元年晉

以六月會晉子及諸侯同盟于雞澤鄭伯已背楚從晉及鄬襄之五年夏鄭伯使公子發来聘是又因從晉而覲於魯矣此後二年值襄之八年冬十有二月晉會諸侯于鄬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其享國不及成公之半傳復言其卒之故由于鄭卿公子騑使賊夜弑之以瘧疾赴於諸侯其事固曖昧不明公亦莫能辨乃及其葬而使人會葬如常禮然春秋不加削者為其同盟以從晉復来聘以覲魯實欲聯中夏以遠楚蠻故於八年春書公至自會即於其夏聯書葬鄭僖公所以善其如會之時猶能守正不顧以終也可不謂極榮哉由此言之鄭伯髡頑之書葬所由異於鄭伯睔之不書葬者其法脚一在前之同盟于雞澤一又在今之使公子發来聘也傳特以道刪君概之則其来聘者乃常事耳常事春秋例不書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晉以此前二年之六月晉會諸侯以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蓋晉侯使之也其使盟之意亦欲諸侯之大夫各尋其近比之小國以屬于晉耳是時陳之南鄰有頓袁僑遂為晉招之頓畏楚而不收應陳袁僑附晉以御故可知去年冬陳人圍頓頓職此之由也至於魯之南鄙莒[illegible]鄫杞薛小邾皆屬晉以從諸侯之後各得與其會盟師役與惟鄫未嘗與晉通於是叔孫豹使說鄫屬晉以託其國鄫子從焉乃即請於叔孫豹使率其世子巫以如晉也世子巫之如晉其即為屬於晉者於何徵之觀於此年秋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其所稱鄫人者由上齊世子光推之鄫特牽於吳而稱人其實即是此鄫世子巫也夏如晉而秋會戚大乃足以成其屬於晉矣至左傳所載於去年冬之公如晉則謂公請以鄫屬魯晉侯許之於今年夏之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又謂晉之於鄫既許屬魯乃復觀鄫世子於晉侯以

成之夫鄫非魯之附庸其背屬於魯乎鄫莫背屬于魯則公之請晉侯之許皆妄也而叔孫豹猶欲將一鄫世子于晉以成之鄫子將安在哉噫益妄矣若夫秋之會戚溥復以鄫人為鄫大夫言其所以見於戚之會者由叔孫豹以鄫屬於魯為不利故復乞於晉而還之使鄫大夫聽命於會此其妄而不信更有無足辨者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管見按前成公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會吳于鍾離鍾離為吳地彼諸侯之大夫既相率會吳則吳之欲往會于諸侯者此其緣矣及當襄公三年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於淮上吳子不至則又何以然耶盖以此時之吳子為吳壽夢亦名乘始僭號稱王與楚同知是雞澤之會有單子與焉實為王朝卿士一旦相遇將何以對之

逆而不至。職此之由耳。然吳子之意，豈不仍以得通中國，其欲乃益大，而不惟匹于楚哉。觀于今襄之三年夏，傳云，好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據此可知晉之為吳合諸侯者，即是五年秋之會于戚也。吳子既使稱請聽諸侯之好，則凡合諸侯而不以王臣參之，皆可會矣。故吳壽越之請會于晉，吳子非必於善道使之，因即出居于善道以待晉之命者。善道，杜注地闕。案，沈勝之南兗州記云，盱眙本吳善道地，今道盱眙縣。許慎曰，張目為盱，舉目為眙，城居山上，可以暢遠，故曰盱眙。今屬江南鳳陽府泗州。吳在魯南，吳之善道尤近魯，因使仲孫蔑會焉，會吳于善道以告會期，亦以告會所。其會所在戚，則衛地也，因復以衛孫林父從之會焉。杜氏預以魯衛俱受命于晉，故不言及吳。先在善道，二大夫往會之，故曰會吳。

秋大雩

〔管見〕春秋書大雩者。共二十有一。桓一書。僖殺成皆再書。至襄而五書。此年其首書者。左傳曰。秋大雩。旱也。注云。雩、夏祭。所以祈甘雨。若旱則又修其禮。故雖秋雩。非書過也。然經與過雩同文。是以傳每釋之曰。旱也。雩而獲雨。故書雩。而不書旱。然此例亦不可執。大概譏其因旱而雩。徒以奉行故事焉耳。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管見〕前襄之二年冬。書楚殺其大夫公子申。此襄之五年秋。又書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皆由楚子怨之。懼不免。乃自殺耳。公子申為楚右司馬。其時之令尹則公子嬰齊也。此公子壬夫者。貳之。皆重臣。楚子為晉之欒黶圍彭城。楚亡宋邑。荀罃復城鄭之虎牢。而鄭人背楚。楚曰。不說。乃怨其令尹司馬之無能為也。如[illegible]殺之。皆[illegible]若司馬遂自殺

焉圖是而令尹公子嬰齊度晉敵方強未可即圖楙恐然
楚子以伐吳冀得僥幸有功以免於罪戾焉爾卒之師師
伐吳踬而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並以其挑釁于吳為嬰齊
咎嬰齊病之遂遇心疾而卒心疾之云夫非諱其懼而自
殺與公子嬰齊卒公子壬夫為令尹是年六月晉合諸侯
以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晉以叔孫豹及諸侯之
大夫及袁僑盟陳與晉踰年陳侯午卒冬陳人圍頓頓為
楚之與國陳人圍之將脅以與晉亦袁僑之謀也楚之令
尹公子壬夫何至遂不敢一陳之袁僑乎楚子怒之以公
子嬰齊猶欲伐吳公子壬夫並不敢伐陳是尤無能為也
其如楚之日益不競何至是而公子壬夫之懼而自殺亦
猶之公子申與故春秋稱國以殺其書法無以異焉若夫
公子嬰齊之師師伐吳將邀功以避罪而罪乃更有加此
其懼而自殺謬稱心疾亦即指其心之有疾實自師師伐
矣以生而遂不可活已也夫豈公子嬰齊之猶有生理
而適為楚子所逼亦可與公子申及公子壬夫同論哉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管見】按此會于戚者，首稱公會晉侯宋公。即參以陳侯，陳自宣公十一年，與楚子盟于辰陵，及茲襄公五年，凡三十一年。先由晉會諸侯以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在三年之六月，令以五年秋，而陳侯來會于戚，雖其與晉者方新，而其班位則仍如舊也。次衛侯鄭伯曹伯，又次莒子邾子滕子薛伯，乃及齊世子光。周禮典命職，凡諸侯之適子未誓，皆次子男小國之君。此其定序矣，據是以推，則其殿稱吳人而終以鄫人者，皆世子也。吳世家云，吳子壽夢四子，長曰諸樊，春秋稱吳子遏者是已。壽夢本名乘，此年夏仲孫茂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即期吳子乘之會諸侯于戚也，及期，而吳子乘又以有故，不至，特使其世子遏與于會焉，是不當從齊世子光之後乎，又此年夏叔孫豹鄫

世子巫如晉務鄫之欲從晉以與于會也凡附而晉以諸侯為戚之會鄫子來則當從屬于邾子滕子薛伯之後鄫世子巫來則當與吳世子過並從齊世子光之後矣惟以國論之吳屬夷蠻鄫舊附庸皆遠遜於齊其世子不足貴其世子之名不足稱也但稱為吳人鄫人而已或疑此後襄公之十年書會吳于柤是會吳子乘也吳子乘但稱吳吳世子過乃稱吳人不嫌于貶君而進其世子乎而抑知不然凡中國為華夏凡夷蠻為鬼方人對鬼方之鬼言則為進之對中國公侯伯子男之君言則為貶之且人之為貶辭亦隨分各見不得泥看蒙諸侯言則諸侯之有當貶者人之蒙世子言則世子之有當貶者亦人之今大合諸侯而世子從焉其稱人者有貶義無進義中國夷蠻皆同以吳與鄫詳之可也

公至自會

冬戍陳

詧見襄公三年之夏六月晉會諸侯以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晉以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袁僑盟四年春陳侯午卒子哀公溺立冬陳人圍頓是必由袁僑阿晉之意而圍之也頓子豈得不愬之于楚哉此在陳侯及袁僑亦知楚師之必將至矣故及今五年秋之會于戚即欲因晉之縣令使諸侯皆以師戍陳也陳侯新附晉晉侯必暱之陳袁僑前及諸侯之大夫盟則諸侯之大夫亦必私之夫孰有異議而不成陳者哉高氏閌曰此諸侯同戍非獨魯戍之也魯之戍陳書于公至自會之後則諸侯之各選其國而遣戍者並可知矣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晉見此年秋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即公子貞為令尹拜命之日必以討陳之叛為急務故及而楚公子貞遂帥師以伐陳也聲罪致討曰伐諸師掠境曰侵於陳言伐不言侵公子貞欲以致諸侯之戍陳者復救陳耳因楚而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即經其冬之戍陳而旋至若寄失之逃延也哉而楚公子貞之帥師伐陳疾伐之而不留不處頓去陳初不如此後之圍陳若作特久之計是固欲使諸侯救陳之師既及陳而不得與楚師遇則徒奔陳之急而無救于陳亦無傷于伐陳之楚有廢然以返而已觀下書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雖當告至于廟詎有所為飲至策勲者乎公之至自救陳然彼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之至自救陳亦各然矣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辛未季孫行父卒

〔管見〕季孫行父歷事四君。初黨于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及宣公薨。遂前卒。行父將逐其子公孫歸父。乃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此作何等事。而可為人所使哉。向非行父自供。固未有能訊而得其情者。至其逐歸父以後。由成及襄。行父復獨專魯政一十三年。猶獲保首領以歿。春秋于公至自救陳之月。特書辛未季孫行父卒。蓋因其為亂臣。而幸免于誅。用傷周之廢天討。與夫魯之蔑國法云爾。

六年

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管見〕杞伯之國。在今河南之杞縣。周所封也。前未有書其卒與葬者。及茲襄公六年。特書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又書秋。葬杞桓公。蓋因其時晉悼公始霸。而杞伯之女實為悼公夫人。故諸侯之尊霸主者。皆于杞伯姑容之卒

楚各使人致禮而莫敢一闕焉此不獨魯為然特衆魯以概之耳觀後悼公卒子平公彪立平公杞出也及襄公二十九年當平公之十四年猶以杞為甥舅大合諸侯以城杞諸侯亦即使其大夫屬役程功是足證已

夏宋華弱來奔

嘗見華弱為宋司馬有宋大夫樂轡字子蕩左傳言其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于朝宋公見之曰司武而梏于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于朝罪莫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據此則子蕩之怨擬于謗其以弓梏華弱而逞其怒則仍因前之相狎相優以報其相謗也至宋公見之以為華弱不勝司馬之任奔其職則已胡以必有事于逐哉春秋于此年夏書宋華弱來奔意在注定來奔二字借以譏宋公之於世卿其使之廢退者幾同于流放而不加察耳若華弱之

委懦受侮大傷國體其事不必悉指但明其族曰華其氏始于大司馬華督見桓公時有孫曰華耦稱司馬華孫見文公時此華弱爲耦之子則並得與華督而稱司馬華孫矣且其名曰弱弱與強反對說文強爲弓有力則弱爲弓無力可知以此認定華弱之名爲弱則子蕩之弓梏于華弱之頸而其矢役射于子罕之門不可想見其槪也哉又按子罕之論子蕩明斥其專戮於朝之罪則從而逐之正宜非如華弱之遭逐爲已甚也聽其竄身異域長往不還可矣初不必究言其地且其逐自子罕而不由宋公亦不得書宋樂轡出奔以明國之過于繩委懦者亦猶不稍貸於逐橫暴也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管見前文公十二年秋特書滕子來朝為是耳冬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起其端耳季氏有私邑曰費與滕接壤費之東為鄆又東則為諸於是莒人益有爭鄆之謀而滕子知之乃以秋來朝密告于公及季孫行父故其冬遂有帥師城諸及鄆之役也自文公歷宣而成其九年冬楚公子嬰齊伐莒入鄆是則鄆既為莒有矣至于襄之六年秋再書滕子來朝殆又因莒有以魯取鄆之謀而密以告魯及季孫宿與觀七年夏四月季孫宿城費八年夏莒人伐我東鄙十年秋莒人再伐我東鄙十二年三月莒人復三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然則此六年以後魯之數被莒患者皆自今滕子之來朝乃得知而備之矣但滕與費偪近費固則滕亦無虞從可知滕子之欲泄莒謀而來朝者外為魯之意淺內為滕之意深上為魯君之意淺下為季孫宿之意深也春秋書此言外亦不能無譏焉

莒人滅鄫

【管見】據穀梁傳所言莒人滅鄫之故而求其可信者蓋鄫子之前夫人非莒女也已生世子巫矣乃巫之夫人卒復娶莒女為夫人亦有子乃逸從夫人欲廢前世子巫而立其所出為世子去年冬魯叔孫豹以鄫世子巫如晉秋晉會諸侯于戚齊世子光與焉而其下從稱吳人鄫人其吳人為吳世子過其鄫人即為鄫世子巫之亦欲借此如晉會戚以託于霸主庶幾其不終廢焉耳及今年秋鄫子卒莒子遂偪逐其世子巫而立己女所出之子為君其子尚稚齒雖立同未在位莒子乃以莒大夫之專幹者攝主其政凡鄫子之世族及其舊臣率俯首以聽莫敢消與議焉則鄫屬于莒為一更不可別之以為鄫矣是不幾于滅乎計春秋起訖絕無有書鄫子之卒者鄫子不書卒則其卒後之事無所繫而亦不可悉指故特以滅字作形容語書曰莒人滅鄫使讀者想見其概以為有如滅焉而已其

並來滅哉。

冬叔孫豹如邾

啓見叔孫豹如邾。為聘邾也。凡小國朝于大國。大國必報其朝。必以聘報之。前成公十八年八月。邾子來朝。是月公薨。立襄公。襄公元年九月。邾子復來朝。其朝後歷今六年。魯未嘗報之以聘也。邾必不能平。而魯亦自知其闕于禮矣。乃忽于此六年冬。使叔孫豹聘于邾者。由其伏滕于來朝。密告莒人有伐我東鄙之謀。因以莒在魯之東。鄫邾在魯之南。鄙處莒之為不靖。而邾亦生心。則東鄙南鄙同時有事。魯欲兩應之。其力必不給。於是將謀洽兵。禦患以備莒先為行聘修睦以安邾也。觀此後之八年十年十二年莒人伐侵我東鄙者三。而南鄙未有警。則叔孫豹之如邾。其因聘通和。而使兵戎不興者。亦有驗矣。至于莒師息而齊師又起。則去叔孫豹如邾之時既及十年。而魯之於邾或

叟。有隙。故當十五年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至秋八月。而邾人乃伐我南鄙。十六年秋。齊侯伐我北鄙。圍郕。又十七年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且使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及是年冬。而邾人。乃再伐我南鄙。由後推前。邾能間魯之有齊難而伐魯南鄙。猶不能間魯之有莒難而伐魯南鄙哉。繼之繼好結鄰。則彊事。少。春秋書此叔孫豹之如邾聘。亦謂武子季孫宿之始專國政。籌軍事。是猶其一節之差有合焉者。

季孫宿如晉

【晉見】季孫宿如晉聘晉。其本事也。襄公三年。由公及諸侯相與奉悼公為霸主。乃同盟于雞澤。四年冬。公如晉。五年春。公至自晉。此始朝霸主也。至此後之八年春。公復如晉。夏。公至自晉。是則霸令之五年一朝矣。然于五年中。又當三年一聘。故及茲六年冬。而季孫宿乃特依聘之期以如晉。為聘大于問。宜使卿大聘於晉。則尤當以上卿行也。蔣

爲本事亦有[illegible]秋莒人滅鄫因鄫子之後[illegible]
莒女有子[illegible]子[illegible]莒人立其女所出之子遂偪逐其世子
巫以其國[illegible]于莒而鄫有如滅然鄫世子巫因舅之孫
夠如[illegible]以見晉侯且又及晉侯之以說侯伯于戚至見窮
無所[illegible]得不奔愬于晉侯與然傳稱晉以鄫故來[illegible]何
故亡鄫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注以聽命爲受罪[illegible]晉
固無如何也從可知其使季孫宿者本以如晉謝亦以致
聘見耳聘畢乃復以鄫故復之于晉侯已矣非其[illegible]何
且聘之兼事有公亦有私杜氏預曰宿始代父爲卿以大
國此亦其意願所必及者聘禮有私覿則得承霸主之言
色以爲光寵聘禮亦請覿其卿大夫則並得親霸國之權
貴以爲外交締合之緣也彼季孫宿者豈復肯以如晉之
行謝諉他
人也哉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管見胡氏問曰齊圖萊久矣自宣公七年伐萊自是而遂滅之按齊惠公元以宣之七年及九年凡兩伐萊至十年夏四月齊惠公卒殆以傷于伐萊而治之不痊與昔宋襄公之戰于泓而傷股其明年遂卒者事正同經皆不悉書耳自後傳齊頃公無野及今靈公環積數之既歷三十年中間豈得忘惠公元之傷于萊而卒哉從可知其伐萊皆亦不可悉書至是魯襄公之六年十有二月齊乃得而滅之故春秋特總書曰齊侯滅萊其滅萊之日必以告于惠公元之廟謂足以成圖萊未竟之志且以慰其伐萊而身傷之積怨也然前之伐萊志于滅今之滅萊力于伐何罪齊何心乎此固不待貶絕稱人而其惡自見者惟通計伐萊滅萊之始終在齊惠公元及齊靈公環皆爲自將故春秋並書齊侯以指目之著其兼之術可諉謝則已

七年

春郯子來朝

〔管見〕按前宣公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illegible]莒取向夫莒郯不平而公欲平之者以魯之伯姬[illegible]與郯爲婚姻之國耳至十六年而郯伯姬來歸則其[illegible]又成公八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益不[illegible]無怨矣久之而值此襄公七年林郯子來朝則何以致之耶其故益由去年夏莒人滅鄫使其立君守國鄫皆不得與其強橫亦何爲而不可者郯以鄫接壤若使莒以前不肯平之意逞其凌偪郯胡以堪此因是謀有以託于魯乃遂來朝而乞修舊好也與然襄公以四歲即位及茲甫七年仍幼稺不足憑藉是則郯子雖名爲朝公以尊禮宗[illegible]實則欲通其殷勤款洽于專政之季孫宿也春秋書此於郯子不能無譏於魯之政在大夫則尤重有慨矣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管見易稱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卜重于筮則魯郊之用卜一卜不從則當免牲不郊矣豈得至再至三乎說者於魯之卜郊以其他四卜五卜爲失禮而此之止于三卜猶爲得禮殆不足據也但魯之卜郊于孟春及仲春季春時不從則猶是三月耳魯于是咸未得郊不即免牲於三月而待夏四月乃免牲者其時並猶于三月議四卜郊其郊日在夏四月因復留牲不免以待用與已而不果四卜故春秋於此六年夏四月言其前已三卜郊不從而仍未免牲及是而乃免牲也玩乃字神理甚甚恐其三卜之已失禮未得遽免牲而不郊亦聊幸其不遂逐于四卜五卜之尤失禮適得終免牲而不郊也云爾

小邾子來朝

管見小邾子之國其初分自邾[illegible]雖以示別之而與邾不相下彼其以此夏來朝者豈惹之熱丟來朝實以徵嘆

閩莒之倆而思托其國于魯哉蓋邇時小邾子之為國似亦倣於邾子耳計邾子之從會盟侵伐者則惟晉其来朝者則惟魯而已小邾子前未見其附晉始自襄之二年晉城鄭之虎牢邾人小邾人皆與焉至此後襄之九年晉伐鄭同盟于戲十年會吳于柤亦伐鄭戍虎牢十一年再伐鄭同盟于亳城北又三伐鄭會于蕭魚邾子及小邾子亦皆與焉其國爵以班相屬諸侯莫能外之是不覺其屈而事晉乃貿有以自伸乎至若去年冬叔孫豹如邾則以卿子之於成十八年来朝又於襄之元年復来朝故魯使其卿報之以聘也李氏廉曰春秋書魯聘邾止此一條然則聘為邦交之常禮而魯之聘於邾直若異數之不可捽邀者然故僖公七年當齊桓公之霸時一書小邾子来朝其後不聞今距前既八十五年乃再見此小邾子者當即因宗國之以聘報邾遽以卿遂不禁其羨效邾子而来朝也與

城費

管見　費為季氏之私邑。在魯東鄙。是時莒有伐我東鄙之謀。季孫宿聞之。乃欲借備莒之名。以城費也。而魯之迎其意以與之者。如左傳云。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正。欲善季氏以求媚於南遺。請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蓋有之矣。季氏濂曰費。魯强邑。僖元年。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於是為季氏邑矣。自南遺既城之後。費邑彊。南蒯繼為費宰。非特季氏世卿而陪臣亦世其邑。昭十二年。南蒯欲出季氏。不克。以費叛。如齊。十三年。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十四年。費人叛南氏。蒯奔齊。齊來歸費。及季桓子立。公山不狃為費宰。定八年。不狃以費叛。十二年。始用子路墮三都。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孔子用申句須樂頎伐之。二子奔齊。遂墮費。此一費之始終也。而季氏之盛衰可考矣。

秋季孫宿如衛

晉見季孫宿如衛以聘請盟也觀下書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則季孫宿之如衛聘而衛侯已及季孫宿盟亦可知矣魯何以必盟衛始怨齊之伐魯而先結衛以孤齊耳是時齊忌晉侯之霸自襄之三年六月同盟于雞澤始亦怨魯之輔晉以成霸但襄公之三年春如晉遂以夏四月及晉侯盟于長樗始也然齊之怨魯而不遽伐魯者徒為其衛得倚于晉侯周故然自此七年後至於十五年冬晉侯周卒十六年齊侯伐我北鄙圍郕十七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伐我北鄙圍防十八年齊師伐我北鄙此其怨魯亦深矣而是年之冬十月公得會晉侯宋公及衛侯與夫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十九年夏又得衛孫林父師師伐齊然則令七年秋之季孫宿如衛以聘請盟即以致七年之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亦何嘗

不有禘於魯哉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管見 盟有不必兩君相見而假使其卿送為往來者以盟先之以盟終之而已春秋文簡其事同即以相承見意故先書季孫宿如衛則从省後書孫林父如魯乃特詳焉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

莒子邾子于鄬

鄭伯髠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陳侯逃歸

〔管見〕前之五年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陳。蔡疾伐之而旋上陳。故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以不能避楚師而俱還耳。及此七年冬十月。楚公子貞復帥師圍陳。圍則欲偪陳侯之乞平以厭于楚也。于是陳侯乃乘間逃出。請救于晉。晉為合諸侯以救之。此十有二月所由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鄬杜注鄭地。則鄭伯髠頑之如會。即在其封內矣。何至諸侯皆會于鄬。而鄭伯則猶然未見耶。以鄭卿有公子騑與公子發公孫輒為黨。其專橫無君。欲背華從楚。而阻其會于鄬以救陳也。鄭伯不可。必如會。於是公子騑使賊夜弒鄭伯

而以瘧疾赴于諸侯春秋亦從書曰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一似未嘗被弒者然不將疑于縱亂臣乎然後之十年冬書盜殺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則鄭伯髡頑之被弒而卒于鄵在公子騑實為首惡亦昭然大白矣故此之書卒如其赴特欲待以想見其使賊夜弒之謀焉爾至鄭伯卒于鄵而陳侯亦即逃歸自鄬者則又由陳卿之以狙詐偪君而出于此也左傳云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於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非哉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其圍必嚴而諸侯之會于鄬以救陳陳侯在焉何以能逃出耶及鄭伯如會未見諸侯諸侯猶在鄬而楚之圍陳未解也乃當鄭伯卒于鄵而陳侯遂自會逃歸又何以敢歸而遽安於逃耶經文書法皆欲藏其頭緒總欲見陳之二慶私心為楚以狙詐偪其君使陳侯不得不逃出即亦不得不逃歸者其罪案具定於此正與鄭之公子騑及公子發公

孫叔得所謂人人得而誅之之亂臣也自此七年至二十三年夏書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知其當殺則已久矣以待史言其故哉

八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晉見舊併晉之霸令諸侯及五年而朝前四年冬公如晉五年春公至自晉此始以晉侯周君霸主而朝之也及茲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公至自晉數其歷年之數惟以前四年冬之如晉而合數之乃得幾於五年而公遂以其再朝晉殆欲借以示勤爲爾至此後之十二年冬公如晉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其抱霸令者不敢不勤而亦不過勤乃只於其五年而朝之期爲有合則已也

夏葬鄭僖公

管見　鄭僖公髡頑。實爲公子騑所弒。而春秋前以卒書。至此又書其葬。直與恒公同矣。意欲著公子騑之於鄭伯。其使賊夜弒而以瘧疾赴。若覺得狀遮飾鄰之諸侯也。其秘謀猝不可覺。卒至有蔽殺之。而其罪乃以昭灼焉爾。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管見　王氏治曰。鄭欲從楚。故侵蔡。以致楚。楚師伐鄭。然後告絕於晉。而與楚平。春秋惡之。故稱人以示貶。此說最得鄭人侵蔡之隱情。惟於獲蔡公子燮尚有待發明者。按此後襄公之二十年。蔡殺其大夫公子燮。左傳云。初蔡文侯申。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事晉之言。以利蔡。與蔡人不相能。而蔡殺之。據此則蔡自宣公十七年。文公申卒。蔡景公固立。及茲襄公八年。當蔡景公之二

十四年矣。初景公三年冬。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而景公不待與盟。與許穆公同。是時國已比於楚之縣公。而不為君也。公子燮益文公申之無子。不忘先君晉不可棄之言。能不憤然、欲背楚乎。是後晉侯、以前成之十六年。敗楚子于鄢陵、其禮晉。文城濮之戰、既未之有。與越令晉侯周再以盜襄之三年。合諸侯同盟于雞澤。其視晉文踐土之盟亦復無以與焉。然則蔡公子燮之欲從先君事晉之意益勤。不可遂矣。惟蔡景公苟且國存、苟與國之人委心聽命於楚。公子燮無如何也。值此襄八年夏。鄭人侵蔡。不期於戰蔡亦不間以師樂之。公子燮知鄭之師。為晉興也。因欲使其身為鄭所獲以獻於晉。得見晉侯。仰借以達先君事晉未能之夙志。而自伸其欲從晉以利國之私願焉。乃潛出覓鄭師。作焉逸。不能止之狀。雖而入若無人者。然故鄭人但以侵蔡。初不料其能獲公子燮。乃適然而獲也。觀下書李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於邢丘。傳稱鄭伯、

獻捷於晉故親聽命其所獻即公子燮耳於是而公子燮
得見晉侯則其所欲白於晉侯者亦甚遠矣獨是公子燮
既為鄭俘而獻於晉胡以及襄之二十年秋乃書蔡殺其
大夫公子燮哉竊度其羈居于晉既八年會晉悼公周卒
立平公彪其元年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於溴梁戊寅大夫盟公子燮殆
請于晉侯欲因大夫之盟而從其後即謀歸於蔡而以蔡
從晉也歸既五年而蔡侯與其國人雖苦於楚之使然無
常終忍而向楚以背晉以故與公子燮相乖忤遂成讐敵
計在必除乃有從而殺之者矣嗟乎公子燮不忘先君之
言而謀國合義此既舍身不顧而為鄭所獲終復守正不
渝而為蔡所殺春秋一書再書蓋重致其哀惜而不能已
於表彰
也與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

于邢丘

管見范志。東郡聊城。有夷儀聚。瓚云。夷儀城在東國西百里。劭。邢侯、伯、度、國、徙、此。曰邢邱。左傳云。五月甲辰。會於邢邱。下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齊殖。鄭大夫。會之。鄭伯獻捷於會。故親聽命。爲披併所稱朝聘之數。益爲大小邦。定其行享之物。與夫物之。因其國所有。皆使多寡適稱。焉爾。若謂令之五歲而朝。三歲而聘。固早知之。豈復有待於命哉。齊人、宋人、衛人、邾人。其大夫。皆微。皆不得。如季孫宿之可以名見也。至左傳指目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是皆與季孫宿爲伍者。當不得盡沒其名而人之矣。吾求之國。此會於齊人宋人衛人之下。不列曹人。蓋曹大夫益微而不足數也。猶之諸小國之大夫來會。但從一。邾人。而已。其莒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鄫人、則皆略之。是國春秋體書大夫之例之。初見者。齊之國大於宋。宋之爵尊於齊。敘列其君。則應先宋而次

齊。叙、列、其、大、夫。則、又、應、先、齊、而、次、宋、矣。卓氏爾康曰。邢邱之會。以命朝聘。胡傳以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是謂姑息愛人。非也。此正悼公之以謹嚴馭衆也。諸侯與國。與我敵體。惟。大。夫。可。以。命。令。之。君指。撝。臣。撕。伏。聽。則。與。違。則。執。我法。可。行。彼。勞。可。受。不。失。尊。重。之。常。又。於。政。體。甚。便。雖。以。魯襄。在。晉。特。不。令。其。與。會。也。不令魯襄與會者。優之也。

公至自晉

〔管見〕正月之公如晉。朝晉也。季、孫、宿、從、公。及夏。而、公、與、晉、侯、俱、至、邢、邱。晉侯將命朝聘之數。但告諸侯之大夫聽命。時惟鄭伯以獻捷於會。與焉。公不與焉。上書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邱。下書公至自晉。不、書、公、至、自、飲、也。

莒人伐我東鄙

管見校莒人以此八年夏伐我東鄙十年秋莒人復伐我東鄙十二年春莒人又復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十四年夏莒人仍復侵我東鄙則何以不能忘情于魯乃至此由前之五年夏叔孫豹以鄫世子巫如晉亦使得從晉及諸侯以會吳于戚然特為鄫之繼絕存亡定也及六年鄫子卒莒人偏逐其世子巫而以莒女所出之幼子立之遂以鄫屬于莒而莒滅是年冬季孫宿如晉聘且言鄫故在晉侯必將命魯之近鄫者徐圖所以復鄫矣鄫在魯之東鄙於是莒人以此後之八年中每閒歲一舉兵乃一再伐之不已而至于三伐三伐亦未已而更加之以一侵總欲使魯之東鄙常震動不寧席無暇謀及于鄫焉耳莒人雖陋在夷恃險而凌暴其伐與侵不必其名之正也左傳據前經書莒人滅鄫因謂此年之伐我東鄙特為疆鄫田故然高氏閌申之曰鄫田接於魯而疆界不明乃興兵伐魯以正之斯亦莒人之所得藉口生釁者與

秋九月大雩

管見 左傳云。秋九月大雩。旱也。然亦可作蟲災言之。前桓公五年。書秋大雩。其下即服書曰螽。欲見此大雩之爲禱蟲災耳。蓋大雩享帝。必配以田祖。本主于禱雨。故小雅甫田曰。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而亦可借以禱蟲災。故大田又曰。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但此年惟書秋九月大雩。何以知其非禱旱災而獨禱蟲災耶。以去年秋書八月螽。未嘗聞其有禱之者。於時螽皆遺卵于土中。至今歲而蝝生。不可制。螽復大作。其害稼如故。穀不登。乃弗獲已而以秋九月大雩。要亦主于春行故事而止。非有濟也。以是言之。曾于去年秋書八月螽。亦何能得今年秋八月之不螽乎。今年書秋九月大雩。又何以異去年秋九月之不大雩乎。螽與大雩春秋於兩年分舉。而有可通觀互見。不得泥此而遺彼。者。蓋如是夫。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晉見左傳云。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犧牲玉帛。待于二竟。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子展以杖莫如信。止之。子駟不可。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修而賦。儆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討之。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將剪焉。傾覆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惟君圖之。高氏閎曰。觀左氏所載則子駟之弒僖公。志在事楚矣。家氏鉉翁曰。鄭伐蔡以自結于晉。然從楚者。本謀也。楚至而服。惟恐其後矣。李氏廉曰。此又鄭人從楚之始。至十一年會于蕭魚。乃復從晉。故傳說已盡經旨。

晉侯使士匄來聘

【管見】左傳云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也李氏廉曰此與士燮來聘言伐鄭同汪氏克寬曰成公末年至襄十二年士匄荀罃士魴凡四聘于魯則晉之所以結與國者不亦厚乎宜悼公之得諸侯也按此條正意餘意止乎此

九年

春宋災

【管見】災字从火故春秋凡於火稱災前莊公二十年夏書齊大災孫氏覺曰大者非常之辭亦謂非其災之常耳災亦時有則為常如此年春之書災而不書大者是已然災見於宋而遂至聞于魯使其史冊必記之雖未嘗特赴其

為大變亦不能直指以為小也在宋之君
若臣但數天災流行其仰遇災而懼否乎

夏季孫宿如晉

管見左傳稱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據去年冬晉侯使士匄來聘傳稱拜公之辱且告將用師于鄭焉則此年之夏季孫宿如晉既報聘亦聽師期可知矣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管見此夫人姜氏為穆姜乃宣公夫人成公母襄公之祖母也以此年五月辛酉薨傳特稱薨于東宮蓋為穆姜先通於叔孫僑如有廢立之謀故因而幽廢以徙居東宮耳度此事未必果實而傳復記其入東宮時穆姜筮之得艮之隨史共其必速出穆姜乃據隨之彖詞以自核其罪則稱必死於此弗得出矣及其薨于東宮故傳奇其筮之

有驗。一如夫人之言。所叙述固甚詳也。但穆姜以一婦人而得後口言易。已屬遠於常情。且其中論隨之元亨利貞死咎。其辭皆出文言。傳是時孔子尚未生。穆姜何從得其易傳而熟于記誦。且深為剖析若此哉。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啓見夫人姜氏夏五月辛酉書薨秋八月癸未書葬。凡經四月。亦未免太遠。蓋以此年冬。公有會晉侯伐鄭之役。故耳。至姜氏為宣公夫人。自縊而薨。不從宣公之謚。而別謚穆者。高氏閌曰。用文姜之例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管見此襄公九年，亦晉之悼公九年也。襄公立，未改元，晉侯以其冬，使士魴來乞師。元年冬，晉侯復使荀罃來。洎及八年冬，晉侯又使士匄來聘。春秋皆以有爲，而若非也。若無事而舉邦交之常禮，雖不見經，而亦安有闗焉者。夫晉之於魯然，則凡屬在與晉之諸侯，自公以外，如宋公、衛侯、曹伯、及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並嘗爲晉侯之使聘所必及。又況齊之大國，與晉爲匹者哉。計爾日之齊侯，雖不免心忌晉之國霸，而亦未能顯與悼公相違也。前悼公立于成公末年，首事同盟于虛朾，齊崔杼與焉。襄元年，晉韓厥伐鄭，崔杼以師次于鄫。二年，晉荀罃城[illegible]之虎牢，崔杼又以師會于戚，夫非受命于齊侯耶。至三年而晉假王臣單子，大合諸侯以同盟于雞澤，是即犀泰悼公爲霸主矣。此會齊侯不至，而亦必令其世子光至，齊亦何嘗能外晉乎。自是而晉侯以五年秋會吳，冬救陳，及是九年冬，又始伐鄭。其後十年夏、十一年之夏秋，更三駕伐鄭，齊世子光無役不從，則齊固覺爲晉用矣。夫晉侯厚結與

國諸侯和當其伐鄭能數從十二國之師以臨之鄭得無懼而請成耶故此九年冬春秋始書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未見所以伐之即聯書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也戲杜注鄭地戍十七年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即此又曰伐鄭而書同盟則鄭受盟可知矣

楚子伐鄭

管見 趙氏鵬飛曰楚子伐鄭鄭復爲楚汪氏克寬曰楚書子者國君自將恃强亂所憑陵列國之稱也不書鄭及楚平不書盟不與鄭之從楚也明年諸侯伐鄭則鄭與楚可知矣按二說已盡經旨

十年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傳見）左傳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經書乘柤杜注楚地今山東兖州府嶧縣泇口是也又云吳子在柤晉以諸侯往會之故曰會吳趙氏鵬飛曰晉率十二諸侯會吳於楚地謀楚也謀楚則未嘗伐楚何以知其謀蓋謀制楚以服鄭而已不忘於伐也晉楚爭鄭久矣前日伐鄭鄭既同盟而復叛以楚兵逼之也楚兵不出則鄭可久安故晉侯會吳於柤以示晉已得吳吳將援晉而將楚楚謀出兵則懼吳襲其後而內有所忌然後晉得以服鄭鄭得以從晉而無楚患也卓氏爾康曰合十二國以會吳子而於楚界示楚以得吳也晉得吳則楚右臂斷不敢議鄭議鄭則恐吳之掎其後也其後蕭魚之會卒得鄭不叛者二十年吳將楚楚不敢伐鄭也雖然晉悼虎牢之城扼鄭咽喉自戲盟之後三分四軍以待來者是故楚疲晉逸三駕而不可爭鄭子展曰晉君方明必不棄鄭楚之柄臣如子囊者亦曰晉

不可敵事之而後可豈獨以柤會吳之故哉張氏溥曰荆楚地大人悍專與霸爭當日諸侯能敵之者齊晉秦三大國齊自桓公甍後國亂君弱不敢專兵伐楚秦以殽戰讐晉連歲搆師反與楚合晉獨力制楚秦又乘之雖城濮餘戚鄢陵蘄敗楚無懼志虐宋役鄭惟所欲爲晉雖欲起而服之未有隙也吳居肘腋之下盛氣方厲巫臣啟謀楚疲奔命鳩茲庸浦之間干戈日見晉一通吳吳益致銳於楚師不出則援其旁出則議其後楚畏吳逼無暇與晉校晉始得息肩睦交屢舉盟會收宋陳伐秦鄭坐享霸功是故晉三會吳專以楚故權事濟變非得已也晉文之時能克楚者齊秦而欒爲晉用文公因之集二國之師於城濮一戰而勝晉悼之時能克楚者吳而未必即爲晉用悼公惟招之同會不用吳師而楚人自屈此悼公之知權也

按數說揣合當時情勢立論極為透闢須備錄之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高氏閌曰，偪陽，楚與國也。此為定論。槪今年春之會吳於柤，杜注：柤，楚地，今兗州府嶧縣加口是已。此偪陽者，杜注彭城傅陽縣也。章懷太子曰：偪陽故城在承縣南，今在兗州府嶧縣南五十里。柤與偪陽同在今嶧縣，柤為楚地，則近柤之偪陽，其國未聞所屬，能不為楚之與國哉。又路史國名紀稱偪陽鄖姓子爵，晉滅之，更無特有名。鄖國書則偪陽之即為鄖子國，亦可知矣。前宣公四年傳云：初若敖娶於鄖，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鄖，淫於鄖子之女，生子文焉。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鄖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娶伯比。夫偪陽之鄖子得通昏姻於楚，而其舊為楚之與國，不益信而有徵乎。至於晉之以此夏而滅偪陽，自其會吳於柤而滅之，非偪陽所及料，故稱遂。然其所由得以遂滅偪陽者，固仍是前所會以伐鄭之師，則雖為兩事，而實成一舉，並非諸侯所及料，亦遂之意焉爾。蓋自去年冬，晉合諸侯以伐鄭，公會之。及十有二月己亥，

而同盟於戲鄭方受盟以從晉也是月未嘗書公至自會則凡在會師伐鄭者雖已盟鄭而猶未還矣惟晉侯稔知楚之必惡鄭而來伐也乃率諸侯之師皆去鄭以會吳不使其與楚師遇焉故春秋於去年冬十有二月書楚子伐鄭者其與師之期為較速亦即於今年春書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於柤猶其駐師之處為已定也此會吳於柤之時其間豈不聞楚子之自將伐鄭鄭不能支必將屈伏請成以背晉之同盟於戲也哉而晉侯初不之計方自柤而伐偪陽至夏五月甲午遂滅之則何為而出於此益去鄭而會吳於柤者吳為楚之敵國以會結好既得借之將楚而使莫敢騁也偪陽為楚之與國以滅示威亦得因之震楚而使失所恃也自是以往楚子將有東顧之虞當不復銳意北方以爭鄭矣晉悼公之圖霸能用十二國之衆不盡其力而皆奏其功者其權變有如此若左傳所載滅偪陽之本末徒紀晉三師之尊令以私於宋向戌徒誇魯二士之

賢勇以悅於孟獻子貞伐公與晉侯宋公皆若不偶然他國君世子又無論矣是惡得信為當日之情事偏真者與

公至自會

管見公以去年冬初會伐鄭十有二月同盟於戲公仍未得歸也及今年春又復會吳於柤夏五月遂滅偪陽公於是乃得歸矣事閱三時而公之兩會相續故當其歸而書公至自會者一而已矣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管見去年冬十有二月楚子伐鄭鄭無信惟強是從乃自去年春晉以諸侯會吳於柤鄭必背盟服楚而楚子還矣已而聞其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偪陽在今兖州嶧縣南與今徐州之沛縣東西相直故汪氏克寬亦謂偪陽在沛縣也是實附近宋都晉侯滅之而以其地與宋公宜矣然偪陽屬楚之與國詎肯聽其為宋有乎此楚之挾鄭以伐

宋。蒍氏聞曰。爲宋公。受偪陽故也。去年冬之伐鄭楚子自將師還。及今年夏復因宋之受偪陽而伐宋。楚子不行則使公子貞專鬬。而飭叛。而復服之鄭焉。其衆從以濟之於是鄭之公孫輒亦因楚令而趨其役矣。凡卿將例稱師。楚公子貞師楚師鄭公孫輒師鄭師。經特以師師二字總稱者。鄭師屬於楚。鄭公孫輒亦屬於公子貞耳。非省文也乎於師師伐宋。楚主兵而從以鄭。雖如傳云圍宋門於桐門。究何嘗得志於宋哉。方晉之滅偪陽楚既不能救及宋之。有偪陽楚卒不能取。從可知其但言伐鄭者以爲伐之而已。焉爾其示譏之意。則畢具矣。

晉師伐秦

管見自前文公十六年楚莊旅與秦康公嘗。及巴人滅庸楚以庸地之錯入于秦者盡歸之秦。秦與楚自是通好厥後秦歷四君。至景公楚歷二君至共王。當此襄之十年則既四十九年矣豈嘗閒此二國之有隙哉再觀襄之十三

年秋九月楚共王審卒凡在位三十年左傳猶於其卒之先年冬稱秦景公之妹秦嬴歸爲楚共王夫人則知其先之通婚姻若久矣楚好於秦以逼晉晉亦通於吳以制楚蓋是悼公強盛而楚已不競故去年冬十有二月晉合諸侯伐鄭鄭得同盟於戲即於今年春移師以會吳於柤所以遠結楚之仇讐而使生其寇難也既會吳而遂滅偪陽以與宋猶是附楚之微國耳自偪陽旋師諸侯歸而晉師旋復伐秦則又所以近攻楚之姻親而使弱其黨與矣若左氏於九年傳謂秦景公使士雃乞師於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秋楚子師於武城以爲秦援秦人伐晉晉饑弗能報也及今年夏晉使荀罃伐秦乃報之似亦不得已而興師者然然秦之伐晉初不見於經讀傳者又安可據以爲實邪

秋莒人伐我東鄙

管見此稱莒人即以人莒子也伐我東鄙者豈他人之爲之哉計前之六年秋莒人滅鄫八年伐我東鄙傳謂鄫由有入于魯者將疆理之此其名矣至此十年秋莒人復伐我東鄙則何名乎然雖無名而莒子則有以避罪矣觀下書晉侯會諸侯伐鄭莒子在焉彼伐鄭之時與此伐我東鄙之時同在是秋也當其東鄙告難衆雖愬之于晉而晉侯亦名訊之莒子一諉咨于國之臣與衆庶而已無與焉爾惟春秋不容其詭道售欺乃于伐我東鄙之與伐鄭兩事異地而同時者使莒子一人之身得分見焉觀其會師以伐鄭此莒子之形所存則明指目之曰莒子想其專師以伐我東鄙此莒子之神所係則暗指目之曰莒人形可蹤跡神不可蹤跡然則莒人之爲人直是鬼而人者也人屬衆稱至此尤爲衆之盡義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

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管見〕此年夏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是鄭復背去年冬之同盟于戲而從楚矣於時晉師方伐秦既還乃以其秋伐鄭仍合前同盟于戲之十二國也惟是齊世子光先皆序于諸侯之下此則書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即廁以齊世子光而後及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是何所為而頓進其班耶左傳言齊崔杼使世子光先至于師故得長于滕子等四君然先至亦屬偶然而其班遂因以進脫使他時不免後至又將從而退之乎此其不足據必矣致周官典命諸侯之世子誓于天子而攝其君者下其君之禮一等則侯國世子宜次于伯爵之君之下矣誓命也天子命之以為嗣則諸侯不得易是固世子所深願者爾日之齊世子光豈嘗誓于天子也哉獨以晉悼公初立當襄之元年其二年冬齊世子光會晉城虎牢三年夏即同盟于雞澤五年秋與晉會吳于戚冬救陳至八年

冬會伐鄭後同盟于戲。此十年春。冊會吳于柤。夏遂滅偪陽。晉侯荀罃齊世子光之勤即以此。時請于王。而命之為世子使之攝其君以從晉之會盟師役也。王許之及晉師。伐秦而歸。王之命已降。乃即因秋之會諸侯以伐鄭。特為齊世子光進其班焉。欲以昭王命耳。或疑王之命齊世子光。晉侯代之請。其能必得之于王乎。曰。能。觀明年為襄之十一年。傳云。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不能平。晉侯使士匄平之。是方不難。振王靈以折周卿士之爭。先豈難于邀王寵。以獎齊世子之勤哉。且王之必聽晉侯以命齊世子光。其近事亦有可推見者。傳稱十二年。周靈王求后于齊。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又稱十四年。王使劉定公夏賜齊侯命。十五年春。經書劉夏逆王后于齊。然則此年之王命齊世子光。即謂王將求后于齊。又旋以賜齊侯命者。並以是起其端焉。可也。至于齊本侯爵。世子光既命于王。將會諸侯而下其君之禮一等。是當居子之上。而從伯之後者。今乃轉先莒子邾子。而以薛伯杞伯與滕子小邾子並

後于齊世子光則何以故益莒邾之於諸小國較強齊世子光新受王命仍因讓莒子邾子而已後之以明謙耳非定班也若薛伯杞伯之微弱甚前已介於滕子小邾子之間同班早秦亦借宋之公爵尊于晉而晉侯獨常先宋公也故此會之諸小國在已命之齊世子光雖猶晉亞于莒子邾子而於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則泰然居其上而無庸多遜矣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管見此條惟張氏洽之說得解可因而申之襄二年傳云鄭成公睔疾公子騑請息肩于晉謂欲改從晉也然豈其本志哉特欲得成公死不背楚之遺言以籍衆口耳及冬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公子騑以官命未改止之至其冬城虎牢襄三年夏同盟于雞澤五年會吳于戚冬救陳皆鄭伯睔之子髡頑銳志于從晉也及七年

而楚公子貞圍陳，晉會諸侯于鄬以謀救陳。鄭伯髡頑如會，由公子騑阻之不獲及鄬，遂從賊夜弒之，以瘧疾赴于諸侯。此其罪大惡極，可無討乎。及簡公嘉立，公子騑當國，其司馬公子發、司空公孫輒惟騑是聽而已。簡公元年，為襄之八年，晉以命朝聘之數會于邢丘，鄭伯與焉，則猶然從晉也。是年冬，楚公子貞伐鄭，在廷之臣多有議堅守以待晉者，而騑請從楚以任其無咎。九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凡十二國。鄭懼，乃同盟于戲。已而楚子伐鄭，鄭復背盟從楚，是公子騑倡言，而其黨公子發、公孫輒為之附和也。及今之十年秋，晉更以十二國之師伐鄭，車徒駢闐，雷轟電擊，鄭之難亦孔亟矣。國中自諸大夫而下，以至士卒庶民，皆知其罪在公子騑及公子發、公孫輒，固無如之何也。而其時乃有人焉，直若成之十七年，晉以一朝而殺郤錡、郤犨、郤至之三卿，其抽戈結衽者，僅一長魚矯而已。茲於斯見共對焉。彼蓋憤于公子騑者，實弒僖公，于鄭賊不討，而公子

發公孫輒復委心聽命于賊使之事大無信而兵亂日至焉乃陰伺此三人若同在公宮執政之所挾懷利兵以入遂殺公子騑而賊討並殺公子發公孫輒而黨賊者亦討夫豈不大快人心也哉惟是戕害出于暗闇雖當其罪終不得與司寇之明正典刑一例視也仍似冠之行耳故亦以盜稱焉然玩所以特目為盜之意正欲借以醜誠鄭之無臣其諸大夫並不能與此盜若也如謂不然彼公子騑之大逆不道人人得而誅之其公子發公孫輒並以阿附誤國殃民亦皆為王法所不容矣何以殺之者不關出自諸大夫而特出于盜哉再左傳於此條叙事甚詳亦有必當辨者其初稱公子騑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弗使獻此無論其黜車何謂所獲何來而猶與上請伐鄭有闕疏或非虛也然豈得指為深怨哉至其言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以公子騑為田洫皆被其侵而喪田焉尤為細故何至尉止與之相結不謀禦諸侯之師而聚徒晨入直攻殺執政公子騑于朝耶若夫公子發公

孫輒初未聞其與五人有隙而亦並殺之尤可怪矣當是時也子西為公子騑之子聞盜不儆而出及歸而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脫諸侯之師將入彼子西特就擒耳惟公子發之子為子產者成列而後出率兵車十七乘以攻盜子蟜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是子產似乎能畢又胡以絕不籌及諸侯伐鄭之師乎且公子騑既死于盜子孔當國亦若不知有諸侯之伐鄭者然乃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等不弗順子產請焚書不可力言之乃焚于倉門之外注謂不焚于朝者欲使遠近皆見之也異載晉以諸侯十二國之師伐鄭鄭必不敢戰當恃其城以堅守矣乃攻盜之時盜之參者各自其門出無所阻及焚載書以定衆又惟恐人之不見而必啟門以焚于門外亦無所防焉有是事乎然則傳文與經文欲合訛以成一串殆必不然

戍鄭虎牢

晉悼前鄭僖公被弒簡公生五年而立之當襄公之八年及茲閱三年纔八歲耳鄭之志于從楚公子騑為主而公子發公孫輒為之輔也此年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冬盜殺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鄭人以是悅于晉侯則晉侯當許鄭成使役守其前之同盟于戲也至是鄭已服而晉侯亦即以諸侯之師還矣其猶必令其戍鄭虎牢者蓋度楚之必不忘情于鄭亦防鄭之終後貳心于楚故以此年春會吳于柤欲以制楚而沮其爭鄭之謀又以此年冬戍鄭虎牢欲以控鄭而堅其叛楚之志也陳氏宗之曰戍則當宿兵峙糧據險退可守進可戰鄭服則保鄭以拒楚鄭貳則我扼其要而制其肩脊南向足以禦楚反向足以臨鄭矣嚴氏啟隆曰昔日之城所以為今日之戍地也左傳又言城梧及制梧與制皆虎牢之旁邑城之所以翼虎牢其事細故

不書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管見〕楚公子貞帥師救鄭。書、于戍虎牢之役、則晉及諸侯之師已還、未嘗與楚師遇也。彼楚之救鄭、獨至于鄭而仍脅之以從楚而已。蔡氏啟隆曰、是時晉之計、主于援鄭、而使之自服、故進無偪之之兵、亦主於肄楚、而使之自疲、故過亦無勝之之意。此說誠得晉悼公圖霸之本情者。

公至自伐鄭

〔管見〕公至自伐鄭。必至魯而始書也。楚之帥師救鄭者方來、而公之會師伐鄭者已反。則晉悼公之欲疲楚師、于此可概見矣。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作三軍

愚按此書作三軍細玩諸傳說總無定義殆以尼父作字故然竊思小雅騁彼洛矣篇云韎韐有奭以作六師注謂周先王之祖東都而大閱也作以奮武衛言振大旅撫王奮厥武如震如怒曲禮稱軍行前朱鳥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而作之全象具矣天子六軍師即軍也諸侯之大國當三軍魯爲大國頌僖公若指爲公車千乘公徒三萬非其始乎以此言之則魯之三軍初非過制其因而作之亦以戒不虞也似可以無譏焉獨值茲襄公之十有一年慨以春王正月作三軍則爲春秋所必譏者攷禮記月令孟春命樂正入學習舞及仲春上丁復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觀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已而季春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凡以順春氣之發舒而生生者也至孟秋之天地始肅鷹乃祭鳥

天子迎秋于西郊賞軍帥武人于朝乃命將師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順彼遠方季秋天子乃教于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司徒搢撲北面誓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于四方凡以順秋氣之嚴凝而主殺者也然當秋主殺而習兵至於季冬亦命樂師大合吹而罷焉是仍未始去樂不用終訓樂順春生而有鮮於殺矣若夫春主生而習樂至于孟夏亦言驅獸無害五穀而隨禁以毋大田獵焉是雖未能去兵不用終恐兵順秋殺而有害於生矣況乎春王正月屬當孟春月令特稱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無亂人之紀其示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是時魯襄公生年終十有四季孫宿專政其志直欲以武自見較之其父季孫行父之謚文者雖泣甚焉乃獨主于踊躍用兵遂於春王正月亦復傾國之車徒以出如歷戎行對大敵填然鼓之以作三軍有猛起而

無以易夫非稱兵也耶夫非兵戎不起而自我始也所此其變天道逆地理亂人紀夫何能悉舉以譏之惟直書其春王正月作三軍使知君為之所屬也耳其誠意以含蓄而愈無盡。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管見前襄公七年書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免牲即不郊也。值茲十有一年之夏四月先已三卜郊不從而又四卜之以視七年為有加矣而卒之不從。乃不郊玩乃字之意獨以不敢更瀆卜而不郊耳夫豈輕念其卜之瀆神因已逾於再三也哉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管見去年秋晉以諸侯之師伐鄭。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則鄭之主。于從楚者亦幾盡矣其時鄭必叛楚

而服晉故晉侯遂以諸侯之師還惟謀所以戍虎牢也至是而楚公子貞之帥師救鄭者乃及鄭豈不料鄭之為晉所迫必使不敢背其九年之同盟于戲也哉然鄭雖服晉究未嘗與晉從事同盟其叛楚之情楚公子貞亦無可致詰乃當其帥師去鄭假楚子之命以命鄭侵宋伐之借以報楚師救鄭之勞而即自明其志之終不叛楚以欺晉也蓋晉之庇宋已屢而楚之讐宋益深自成公末年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於彭城及襄公元年為晉悼公之元年頓使欒黶會八國之師圍宋彭城彭城復歸宋是年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二年春鄭師復為楚伐宋皆未能得志楚何嘗一日忘情于宋乎但去年為襄之十年晉又以其春合諸侯會吳于柤夏五月遂滅偪陽偪陽屬楚之與國晉滅之以予宋宋受之楚亦旋使公子貞及鄭公孫輒帥師伐宋矣卒不聞其有以厭宋而使莫敢有偪陽也度楚之公子貞亦稔知楚子之心衿自將以伐宋乃急乘其冬之帥師救鄭皆示鄭以從子之意使先伺宋之

鬨而役之，固是而此十有一年之夏四月鄭公孫舍之帥師從宋，蓋承楚強令耳。左傳指為鄭之詐謀者，恐未確。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管見】此年夏四月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迫於楚令也。然得明其不終背楚，又何以鮮於役背晉乎。故晉之會師伐鄭，亦即在此鄭師侵宋之月也。惟經書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即繼以齊世子光，其莒子邾子，並與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以次列於其下，以視去年秋之伐鄭其敘十二國者，又復小不同耳。此何以故？蓋由齊世子光數從晉之會與師役，晉侯已得請於王而命之為世子，則光以去年秋會師伐鄭，其班即當從伯之後，而仍未嘗進先於莒子邾子者，以莒子邾子於小國為之冠，猶固讓之以示謙也。及此年復會伐鄭，齊世子光雖仍固讓，莒子邾子必固

辭之。皆侯亦當以侯國之世子。既命於王。只下其君之禮一等。是宜以從曹伯。而先於莒子邾子。為定制矣。說者多擬齊為強大。又世子光每先至晉侯。遂使長於小國之君。一進之而退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再進之而退莒子邾子。庸可議乎。至於晉之會師。本因鄭公孫舍之之師師侵宋也。在經文不書救宋。而但書伐鄭者。大凡師之用侵皆突如其來。亦猶然而去。主於剽掠。不主於攻圍。或侵他國救之。必多緩不速事。故此晉之會師伐鄭者。特以聲其侵鄭之罪而致討焉。爾不及救宋之被侵。而能討鄭之用侵是豈不足以當宋之報鄭。而亦即有以致鄭之服晉也哉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管見】晉之會師伐鄭。起於夏四月。至此秋七月己未。乃同盟于亳城北。則其間歷夏之五六月。鄭必堅守。以待楚師之救也。已而秋七月矣。楚師不至。鄭傷甚。亦知楚之不足恃賴。乃使乞盟于晉師焉。晉侯許之。因以是月己未同盟

于亳城北按亳城所在據明志古蹟類云亳城在今河南歸德府城東南四十五里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邱遷焉則皆立政言三亳謂南亳北亳景亳也湯都亳城即三亳之南亳是已攷之寰宇記亦同然則亳城乃宋地耳杜注指為鄭地恐未確又按前之九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戲屬鄭地而此乃同盟于宋地之亳城北者何蓋晉悼公以同盟于戲其時十二國之師駢集鄭地是近於要盟耳何以責其必信令復以盟許鄭猶是前九年之同盟于戲而已然必先以坦白相示使伐鄭之師皆退出於宋之亳城北即定其地以為盟所由是鄭國為之解嚴凡鄭之君若臣亦諒我之無詐而不復我虞則其來盟于亳城北者雖入兵車之會直可作衣裳之會觀焉其黨不足以結信而得同其所不同哉且鄭先侵宋宋亦不能無怨矣及是而鄭得於亳城北假宋地見宋公與之刑牲歃血同列於載書以詔明神則謂鄭之與宋將

自此同盟以後諸侯釋怨而歡好焉無不可者又孰非晉侯所由必盟于亳城北之意也耶

公至自伐鄭

管見 晉之與師伐鄭傳稱三駕去年冬書公至自伐鄭於三駕居其一耳惟此年之再駕三駕則居二焉再駕起於夏四月至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此再駕之終也而又即爲三駕之始再駕三駕皆師罷而復與諸侯既歸而復會非可並爲一舉故亦必書公至自伐鄭以界之

楚子鄭伯伐宋

管見 楚之讐宋久矣鄭之畏楚亦深矣去年夏五月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師師伐宋此楚子之志也晉以其秋會師伐鄭戍鄭虎牢楚公子貞救之緩不逮事至今年夏四月鄭公孫舍之復帥師侵宋由公子貞於救鄭時令之亦楚

子之志也晉復即於夏四月會師伐鄭及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鄭伯與盟而楚師之救鄭者不聞益晉之能待諸侯分起兵動衆列敵之首十二國楚子知其不可敵須伺其間而乘之至聞此秋七月晉之會伐鄭者以同盟罷師諸侯亦各還乃亟整旅自將會鄭伯以從戎遂伐宋蓋料諸侯之初歸者必不能旋使之會諸侯之師繼罷者亦必不能旋使之與雖晉師獨來集勢不厚當之易易耳固可必此舉之能大得志於宋矣夫豈知晉之協和諸侯而藉其力其會師伐鄭者再駕之不已而睽以三駕馭之即至亦皆不減於其初駕也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晉見猶是秋七月也終書公至自伐鄭即睽書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晉之令何其數諸侯之應晉令何其勤哉此楚子之所不及料也當其挾鄭伯以伐宋而忽聞此十二國之師不憚疲勞而翩然來集質之鄭伯其去秋七月己未之同盟于亳城北閔日曾有幾哉楚子爲之氣沮可知矣且其從楚子而能軍者以令尹公子貞爲最備嘗紀其言曰當今吾不能與晉爭事之而後可是必極陳軍志之知難而退以說楚子者於是楚子遂還而鄭伯亦還當斯時也宋既解嚴則晉之會師卒經三駕未嘗以救宋而遇楚子乃以楚子之既去而獨主於伐鄭矣鄭將何以待之前此公十二年經書楚子圍鄭此楚之莊王也傳稱其圍鄭既克鄭伯堅肉袒牽羊以迎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左右以爲鄭不可赦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此亦鄭事之未遠者令鄭伯嘉以其先君悼

頃彼弑生五年而立之雖主國然經四年猶同未在位耳其臣若公孫舍之之徒相與謀議皆習於譎詐翻覆相譎是何當從鄭之師將及蕭魚必使其君鄭伯迎晉侯於衍為之屈伏悔罪以聽晉命始尚鄭伯與之乞平於楚藉詞火相類也惟晉侯同德遠無猜識知鄭伯之從楚伐宋計為楚子所脅雖有罪而可原乃因其能自下而赦之又復而命之使復其所即得與諸侯相見其參諸十二國中仍介於衛侯曹伯不失其班位之舊以是而再同會于蕭魚夫經既書會則不至悉於三駕伐鄭鄭實數勤諸侯必當自蕭魚而進伐之也而晉侯同之能用成以行德若見矣且經但書會則又不至疑於三駕伐鄭鄭已兩背同盟於諸侯尤當自蕭魚而固盟之也而晉侯周之能執信以杜欺者亦見矣李氏廉曰自襄公八年後晉楚爭鄭三年之間晉四興師伐鄭楚輒救之卒悼公之服鄭也不以盟誓為信不以威力為武所謂善勝者也故晉之制楚者三文公以力勝厲公以幸勝悼公以德勝其亦庶幾乎召陵之

不則于伐楚盟召陵伐鄭會首止皆序績之文也蕭魚杜注鄭地路史少昊後嬴姓國脩魚即蕭魚也

公至自會

管見　程子曰兵不加鄭故書至自會李廉曰屬公三伐終以伐致悼公三伐終以會致春秋之立文精矣季氏本曰伐鄭而致會不以伐為功以會為喜也蕭魚會而兵得息矣按三說足盡經旨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管見　鄭之行人良霄何以適在楚而楚得執之耶由楚子欲以鄭伯伐宋先有徵兵於鄭之令鄭不敢願兗城北之同盟而不應之亦旋使行人良霄者復於楚子楚子之伐宋本伺晉侯再駕伐鄭之師罷而乘其間利用速未及遂歸鄭之行人遽自將以出故良霄猶在楚耳及楚子鄭伯伐宋而晉師之三駕亦稍起衛是彼十二國之衆也楚子

度其必先弊於楚以救宋知不敢遂以師進既將示方繼忘於宋矣比至楚復用晉侯三駕之師伐鄭及蕭魚鄭伯迎晉侯服之盡晉侯遂令會于蕭魚與十二國之諸侯分班接好在是時之鄭伯豈復知有楚哉楚子憤甚而無若晉侯何亦無若諸侯何則竝無若鄭伯何也乃以鄭行人良霄猶在楚繫命執之詐氏論曰書楚執良霄見楚之力盡於此矣汪氏克寬曰悼公之四伐鄭於戲則楚子伐鄭成虎牢則公子貞救鄭蕭北則楚鄭伐宋或伐或救或戰鄭以與晉爭衡至于蕭魚僅能止鄭之一卿而不能出所以益勞弊力屈知不可敵而不敢抗也李氏本曰書楚人執鄭行人以窮則鄭之服可知矣悼公之善於服楚於此可見矣按三說互斷皆允惟左傳叙事以為鄭伯會于蕭魚之後乃使行人良霄絕於楚則有未必然者夫絕楚則絕之已耳奚以告為且其言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以若所云實擬楚子之怒則足以殺其鯀而已矣豈但執

之云乎。

冬秦人伐晉

管見髙氏閌曰。秦景公妹為楚共王夫人。於是為楚伐晉。報去年之役也。按去年夏晉師伐秦。秦固必思有以報之。而楚自去年秋及此年之夏與秋。晉三駕伐鄭。而楚不能爭。則因秦有婚姻之緣。而動之伐晉以伸伏讐之報益必有之。然計出於此。而楚之圖晉者。亦幾窮矣。以視憤於鄭伯而莫之能復。乃思執鄭行人良霄。夫孰非無聊之極思也哉。

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管見所襄之八年夏莒人伐我東鄙其時之莒子以滋蔓可為之名彼鄫田本與魯接或亦有其界之未得清釐適如莒子所云者。魯因明知其猜嫌滋疑。姑銜之。而不遂用其衆也。間一歲為襄之十年秋。莒人再伐我東鄙。其時之莒子實與公同會晉師伐鄭。未及歸。公雖訴於晉侯。而莒子必有藉其咎於臣與國人。而晉不能究詰。故含忍知。其詭情作。雖仍銜之。而使得更稔其惡也。又間一歲而值此襄之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前經莒子之再伐我東鄙者。今更至於三矣。而其志乃益侈焉。則從閒其國台也。台為東鄙之邑。杜注琅邪費縣南有台亭。今屬山東兗州府。計國日魯之執政季孫宿欲於武用有所表見。如今年之春王正月。雖不宜大閱之時。而季孫之作三軍。莒亦計悉此。其奮揚戎旅。豈得志。情於莒也哉。惟晉侯周之三伐其鄭。去年居其二。公應晉令。寺從之。經文兩書會。亦兩書至。而後鄭服。於時為冬。亦賞然於國莒矣。而莒子之校焉忽違。睽踰冬而及此春。經附春正月而及此三月。敢圍魯。

之師勞小息而乘其閒不惟如八年十年之伐我東鄙也而又以圍台殆卒討魯師之不能出以禦諸亦仍如八年十年之伐我求鄭爲耳然季孫宿於此則正思自將以實從其作三軍之用矣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管見〕台近費費爲季氏賜邑季孫宿之救台亦將以續費邑謂其非純於爲國無不可者觀襄之七年夏季孫宿嗣行父爲政纔踰一年即有事於城費其情見矣茲於帥師救台遂入鄆其稱遂者特以著其入鄆之決耳彼莒人圍台何能遂入台乎以入鄆報其圍台既足以屈莒子而入爲遂入則季孫宿之作三軍欲於武用有所表見其專兵之始事亦足以震耀於魯而其國之政將盡歸之必可知矣彙纂云鄆杜注莒邑案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即此也蓋行父城鄆時鄆方屬魯後入于莒是年入鄆而未能有之昭元年季孫宿伐莒取鄆斯乃又屬於

魯與玫鄆地在今山東沂州府之沂水縣。鄆在泰安府之新泰縣。接壤新泰。故平陽地。宣公八年冬十月。城平陽。以備莒也。城平陽以備莒。正為其失鄆也。然則鄆之為莒有明久前宣公之九年矣。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管見左傳。夏。晉士魴來聘。拜師也。杜氏預曰。謝前年伐鄭之役。而趙氏鵬飛曰。晉悼公以聘問綏諸侯。此霸者之善術也。故是年冬。公如晉。

按本條之義止乎此。

秋九月吳子乘卒

管見。徐氏彥曰。按宣十八年秋。書楚子旅卒。而吳至是乃書卒者。正以其與列國命同。不在楚後。是以咨伏畧之。杜氏預曰。宣十八年。書楚子旅卒者。以其暴武而諸侯交接赴告之相親也。此書吳子乘卒。亦以其暴武且明證使通

之會之而赴告之相及也。趙氏鵬飛曰。吳楚不書葬。非
齊不會也。聖人削之。避其號耳。按三說互相足。並錄之。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管見]此前之二年。晉侯三駕伐鄭。而楚不能爭。卒至執鄭
行人良霄。且使秦人伐晉。計亦窮矣。适當此年秋九月吳
子乘卒。稍紓東顧之憂。乃以其冬使公子貞帥師侵宋。亦
猶。恐其復致晉師。而不敢聲言伐之。於因無能為者。然此
舉之若不得已。則念楚之雄長南服。久而浸盛。自莊王
霸業。既三十年。乃至沮退畏人。師不出境。仍莫能討於尸
居君位。雖生猶死。聊復强為。一振焉耳。春秋書曰。楚公
子貞帥師侵宋。李氏廉。以為著其無能為也。其論允矣。

公如晉

[管見]魯襄公以霸主奉晉侯周爲令。諸侯五歲而朝。然襄
之四年冬。公如晉。五年春。公至自晉。朝也。八年春王正

月公如晉夏公至自晉再朝也此十二年冬公如晉明年春公至今晉三朝也其如晉有冬春共時者公之初朝欲及其成昔以示勤恭以先年冬如晉而至再朝而公之如晉在春正月又春而朝雖不克及其成昔亦無不可者矣若此年之三朝仍復如初朝之冬如晉者以此年夏晉侯使士魴來聘公欲函朝晉以報拜晉聘故也朝晉當在明年春拜聘當在今年冬好惡得不仍以其冬如晉哉

十有三年

春公至自晉

管見去年冬公如晉左傳曰朝且拜士魴之辱是矣及此年春公至自晉以之稱孟獻子書勞於廟禮也如晉以朝兼拜聘則公當勞之可昔而以禮戲辨之

夏取郜

管見郜杜注任城亢父縣有郜亭後漢建武二年封劉隆為郜侯即此也今亢父城在濟寧州南五十里郜城在州東南按山東濟寧州其東南為鄒縣鄒即郜子之國然則公羊以郜為邾邑當從之但春秋不明書伐郜而特書取郜使讀者若不知郜之為邾邑然則是此取字非謂其取有邾邑乃謂其取還舊邑也觀成公六年春之書取郜與此襄公十三年之書取郜正同蓋以邾與郜舊本屬邑未審以何時為邾所侵耳自成及襄二君繼世中間閱二十有五年或於其前取郜又或於其後取郜由魯失者亦由魯得直如有物寄諸他人卒乃徐而收之以歸已也云爾以視其他侵伐國入之書取者豈可一一例言哉至於取郜一取郜之年並當其君幼弱則惟執政之卿主之公無與焉矣成之執政為季孫行父每以文一取郜必其謀也臬之執政為季孫宿亦以武一取郜必其任也不將各自[illegible]哉

有勞於國乎然彼季孫行父之取鄟適際晉侯獳之同盟於蟲牢亦幾於霸而公與邾子皆在焉然茲季孫宿之取邿又早值晉侯周之同盟於雞澤已成為霸而公與邾子亦皆在焉於是季孫行父及季孫宿將先後假晉令以飾邾之反其侵地而邾子亦不得訴之於晉以咎魯故春秋於昔成公時但書曰取鄟初莫得識其誰為取之昔所以陋季孫行父之謀而竊加微貶也復於斯襄公時但書曰取邿仍莫得識其誰為取之者所以護季孫宿之任而陰從屏退也曾何勞之足云哉左傳就取字生義以為凡書取者皆言易也雖不盡然而以此解魯之取鄟取邿二條則為最合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管見】左傳云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

而亡師于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宏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于地惟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于禰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楚子審之自異已足定其生平後人可不更加之論斷矣

冬城防

管見前莊公二十九年城諸及防杜注防在瑯琊華縣東南今兖州府費縣東北六十里有華城即華縣也據此則防在費縣東北矣六年春莒人圍台季孫宿師師救之杜注台在費縣南是與此所謂防皆係於魯東鄙而與莒近者莒人圍台而未能遂入其城必尚完惟防之有城更須繕治恐莒人不得逞於台將復有事於防也因是及此年而城之然國之城其邑亦常事耳冬秋不急濟其書者必有為也按前之三年季孫宿為政方新帥以其夏四月而城費是實其私志矣及是而城防雖以備莒為名而亦險狀借為費之外蔽又孰非出於城費之私志也哉故特書

以示譏焉或以此役欲年齊侯屢伐我北鄙而齊高厚復
圍而圍防則疑此防為近齊之邑其城防實以備齊殆非
權見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管見前襄之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是由晉侯問之請於吳子乘以通好也今襄之十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

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是又由吳子遏之請於晉侯周以繼好也觀十二年之秋九月吳子乘卒其得書于春秋者以諸侯之使人弔之與魯並同故然于時吳子遏新立深戒於中國之相哀恤為有禮仍欲邀其惠顧乃踵前之會於柤者以期復會于防獨不敢煩諸侯之親至而於諸侯之卿大夫請相見耳以是告於晉而晉許之其會所在向杜注以為鄭地恐不確蓋此會吳于向與前之會吳于柤書法同則吳為吳子遏也吳子遏能遠涉鄭地特以向為之會所在晉侯及諸侯似皆外之而各使其卿大夫往焉於情事不已乖乎攷宣之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則此向得指莒邑莒之莒瀕吳境左傳稱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是莒之有向其為吳晉相通之道必矣雖吳子至向亦屬出境然其先君之會於柤莒子與焉則今借之為北道主以會于向可也至其來會吳者凡屬大國以上大夫為卿晉侯必令使其卿以為會時消重如魯季孫宿叔老之會晉士

句者是爲稱之而齊與宋衛偃以下大夫苟於方毁其名不明于諸侯則不得不書曰齊人宋人衛人而已惟鄭新服晉衛如晉令其卿公孫蠆雖遠遜于晉士匄尚得從舊季孫宿叔老之後焉是當以名見耳他如们曹以下凡莒邾滕薛杞之與小邾其大夫微不足數則掩其名而連類書之曰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國其分也彼齊宋衛之三大國其所使皆不得名而人之者苟非有鄭公孫蠆以介其間將何以自別於曹以下之諸小國哉當其會吳于向雖吳子不能盡辨而晉悼公之霸令亦淺矣不免于貌從而心違者於此會之齊宋衛可徵矣齊宋衛不使卿會於狄皆人之識也而於魯則又獨書季孫宿叔老之兩卿同會則曷識乎蓋魯宣公之母弟叔肸生公孫嬰齊嘗若服齊於單之續其孫爲叔老始有父廟焉公孫之子不得稱公曾孫得蒙其祖叔肸以別爲叔氏則特與桓族叔孫豹之爲叔氏者相敵也桓族凡三惟季氏最強同時若仲孫茂無將才而叔孫豹頗嫻武用季孫宿謀

獨專魯政其兵備不可旁落乃欲引叔老為已助以分主我事不使叔孫豹得擅其長故因此年之會與于向而屬以為介令其有以自見所以起委任之端也觀其冬之會晉師伐秦猶使叔孫豹及閱二年而會晉師伐許則不使叔孫豹而特使叔老其情見矣春秋於會向之正使既首書季孫宿而亦不遺其所引為介之叔老者豈非欲先揭其弱公室而植私黨之隱曲哉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管見此前之五年晉於九年伐鄭十年夏亦伐秦於秋與伐鄭十一年人自夏及秋而伐鄭鄭服楚不能爭而其冬秦人伐晉救十年之晉師伐秦也此一年而爲令之十四年其春正月吳因晉以請諸侯之卿大夫會于向晉令會之。則蠻以爲晉之東南無可虞矣遂有事於西以伐秦。亦欲以復報十一年之秦人伐晉焉爾然伐秦之師其仍合爲十二國若與前數年之伐鄭同而晉侯不自行特令其委任卿大夫者乃僅與今年春之會吳于向同其能以有濟乎。且其來會者首衆魯之叔孫豹既亞於會吳之季孫宿矣。又自會吳以及伐秦皆由晉令彼則晉士匄主之此則晉荀偃主之跡其狃於輕躁自逞荀偃不尤甚於士匄耶。至於與魯同會之諸國。如所稱齊崔杼宋華閱之從皆未聞其一至則猶是會吳之齊人宋人而已。惟衛人易以北宮括亦爾卿列當不過與鄭公孫蠆爲之伍耳。此下若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又豈能與先之會吳于向者有所區別乎。或以足而伐秦其伐之誠何若也。

據左傳所綫聚以撮其大要師出無律將各異心徒以頻氏功績戎有晉人謂之遷延之役遷延者卻退也只此二字亦覺形容曲肖矣。

己未衛侯出奔齊

【管見】此書衛侯出奔齊。說者多以失國不名疑之。攷二十八年夏書衛侯出奔楚是為衛成公鄭也不名月而書衛侯鄭自楚復歸於衛則名又是年冬書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是亦為衛成公鄭也不名及三十年秋書衛侯鄭歸于衛則名此其例矣蓋諸侯之不名春秋欲於其去國之初而與以復之特復歸也諸侯之復歸則名春秋又欲於其入國之初而惕以前之書出奔也可無事別求異義。

莒人侵我東鄙

下見杜氏顧以報入鄆也趙氏鵬飛曰季孫宿之入鄆非為取莒而修猶以為憾復侵我東鄙以報入鄆之役焉季十六年晉訴於晉平公處晉人執之以歸而乃釋之然後少懼故二十年仲孫速及莒子盟于向而莒始無東鄙之患按二說於前後

經文貫串無遺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管見趙氏鵬飛曰楚康即位修先君楚子昭之怨於諸侯謂楚所以不得志于北方者吳實為之梗也故置宋鄭不問而首伐吳為今伐而未得吳故二十二年復伐之其所以讐吳也深矣按此說盡於楚之隱情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衞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傳是年夏四月己未衛孫林父逐其君衎而立公孫剽。衛侯出奔齊。左傳言晉侯問衛故于中行獻子。是即前使紀滑獄晉侯州蒲之荀偃也。偃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不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謀定衛也。許氏翰曰。衛人立剽。非正也。而謀定之。則正不勝矣。林父在會。是以知其謀定剽也。髙氏閌曰。諸國書卿。明皆林父之儔也。張氏洽曰。前書衛侯之奔。此列孫林父于會。晉為霸主。抑君而臣是助。具書于策。則晉大夫之黨。林父罪惡自見。家氏鉉翁曰。晉悼用師於鄭。衛衎無會不往、無役、不從、令為其臣、所逐。晉當會諸侯納衛君誅孫甯以伸覇討。乃盟主職分所宜為。既不能然。反聽賊臣立君。而為會以定其位於此。春秋之所甚惡也。王氏貫道曰戚林父邑也。合列國於孫氏私邑。抑君而臣是助非正名之義矣。王氏錫爵曰。荀偃本弑君之賊。故為逆賊謀而戍其弑君之亂。自是剽弑而衎歸衛。有二君者十年。晉實為

之也無合觀諸說足定經旨嗟乎衛孫林父之逐君立君徒以賂于晉卿而恣行若此當其國而定之以會于戚晉卿復假魯與宋鄭之衆為之助猶是其匹也乃更參以莒人邾人不倫不類必非無因而至亦由晉之私以抑之則何為而然也豈欲借以明其相與定衛者固合大小諸國之卿大夫而皆無異議乎此其事之謬矣出人意表乃至坦然行之而不疑春秋之世變及茲可為長太息已

十有五年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管見宋之向戌由此十五年春宋公使之來聘且請盟於是始見宋何以聘而請盟蓋因前之十年十一年鄭以楚

令伐宋侵宋者凡三而晉亦為宋伐鄭不憚至于三焉其時公皆會師也後得鄭服而會于蕭魚楚雖不敢更與晉爭而共十二年冬猶使公子貞帥師侵宋宋何嘗竟得寧哉及十三年而楚子審卒然後十四年中初幸楚師之不至宋也宋公乃於此十五年春使向戌來聘欲以拜前此連年會師伐鄭之勤而又因其十一年之同盟于亳城北者於宋地合十二國猶未得與魯特深其結締焉乃即使向戌於來聘時以盟請于公終期魯之與宋自是得永其救患恤鄰之意以無替也以故公既受聘旋埜日於二月已亥及宋向戌盟于劉孔氏穎達曰劉釋例地闕蓋魯城外之近地按此及向戌盟盟宋公也由向戌攝之魯尊宋公不得安坐于都以待事乃定盟所于劉地在郊至期宋向戌先至于劉而公因而及之耳再抄春秋書此雖似特紀宋公之以聘請盟而其意則注在宋公之使向戌也宋之桓族四氏羣推向氏之向戌為最而不免為戴族之華氏所排仍華元卒于華閱繼之如去年冬之會戚以成衛

非其族閲與焉則其專橫為蕩甚矣宋向戌為左師從矣殺於十政至此後二年之九月宋華臣出奔陳此閲之弟也傳稱華閲卒華臣弱閲于臬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宋公欲逐之懼而出奔是則華氏替而向氏將興矣閲日諸侯之大夫不禁外交明年晉侯彪新立為溴梁之會諸侯不盟而大夫盟豈得復有所顧忌哉君弱臣彊若魯之季孫宿先嘗與宋華閲俱會戚其赫赫亦聞于諸侯者而此年適值宋公使向戌來聘公受聘向戌既得私問于季孫宿矣宋公復使之因聘請盟至二月己亥及宋向戌盟向戌願不能借之以私於季孫宿耶計自今襄之十五年春至後襄之二十七年夏春秋書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傳稱宋向戌善于趙文子又善于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遂有此會文子即趙武令尹子木即屈建宋向戌實得善之則此年之以宋公命聘魯盟魯而其耶得其于季孫宿者固已早矣

劉夏逆王后于齊

〔管見〕劉夏逆王后於齊是時為周靈王聞其生而有髭不聞其幼而負扆乃益襄之十五年靈王亦在位十四年矣其先必非求始有后者特由后崩而復以齊女繼之耳公羊傳云諸侯不再娶而况於王乎春秋但譏逆王后者而斥其名曰劉夏則王之可譏不待言矣且王之納齊女必先之以聘於今之逆而譏之胡以不譏其初聘耶蓋聘王后於齊者亦此劉夏故總于其逆王后而一譏焉乃說者多以劉夏為士因特名之欲見此年之逆王后不使卿而使士為非禮是殆不然夫王為至尊雖當昏而不親迎然將立后以為天下母而猥使其士之賤者往逆是王先自褻而並不慊有以褻齊矣王豈為之哉齊之於王又豈能交之哉且其指劉夏為士亦本無據攷周之世族有劉氏出自靈王先五世之頃王劉屬周畿内地必嘗以封頃王之後為食邑焉遂以劉為氏也觀此前之成十一年傳稱

晉郤至與周爭鄇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十三年又稱諸侯劉子，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此康公雖闕謚，而有謚稱公，其為卿復何疑耶。自是而周之世族當不復作，而劉氏矣。及今襄之十四年，王以求后于齊，齊侯許諾，乃使劉定公賜齊侯命。賜命，當使卿，非士之任也。劉定公者為誰，杜注以為劉夏，即可知傳文不以劉夏名而目之為劉定公，此其亦以有謚稱公者，與前劉康公同列，實無其稱，以世為卿也，必矣。惡衍於此十五年之二月使逆王后于齊，猶然為士，而以劉夏名哉。再觀此後之昭元年，是當周景王時，傳稱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于潁，猶是劉夏也。至昭之十二年，經書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傳稱將尋盟，齊不可，晉侯使叔向告于劉定公，亦仍是劉夏也。綜而計之，劉夏歷靈、景二王，為卿最久，春秋特書其逆王后于齊一事，斥之曰劉夏，則其生平之有，乖卿職亦可見矣。註卿不名而士則名，名其卿者，黜之，使儕于士，

也以是為戒云爾。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嘗見此十五年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十六年春齊侯再伐我北鄙是年秋齊侯又三伐北鄙復圍成至十七年秋齊侯且四伐我北鄙前圍成者轉而圍桃並使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別圍防十八年秋齊侯不出而齊師猶伐我北鄙是何所怨於魯哉其志殆欲脅魯從齊以求得遂侯伯將與晉抗衡焉耳至齊侯所由預與此志者則恃其斷為王之謂親而浸以侈大若此初周靈王求后于齊齊侯許嫁王將使劉定公來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太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太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繄伯舅是賴今余命汝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

乃修伐之誠無廢朕命是時也王以作逆而加褒頻齊侯緣以命辭而假於然則紛鬪起焉晉楚之霸必終然為霸衛也齊之霸則必先服魯魯偏也觀此年春二月則夏方逆王后于齊次夏而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其時不已具見乎成在今山東兗州府寧陽縣東北九十里寧陽在府城北五十里距魯都之曲阜為近齊兵以為圍成而先寨必大權以與齊乎是則于服魯也公救成至遇杜注遇魯地言至遇則不至成可知竊意此救成者公親行其在季孫宿與叔孫豹必皆從公季孫宿欲以武自見嘗于春正月作三軍其綵皆已預詛不思有以用之然未嘗遂逞也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蓋量莒之可敵故因救台而遂入鄆取鄆入而不敢其取鄆者猶待逆而至於昭之四年則亦只於損矣今齊侯之伐我北鄙圍成非莒人比季孫宿獨求八人以堅守拒之亦稱知成為孟氏邑邑閫圍成卒不能戰亦仍然守其奉公以救成首本宗於至遇以比成之罪後初不須必至成也

而戍之圍必解此其迹似畏怯而實出于成持重之謀亦正猶祿公之比于臨軍者親見之矣已而齊侯解圍去公亦自遇歸急季孫宿乃以叔孫豹帥其救成至遇之師而城成郕備齊侯之于成一圍不克而欲再圍也成猶有郕非謀創築由齊侯之圍成環而攻之必有其缺壞之當繕治者其師振成城足以無虞而傷之以城成郕師亦衆並得因以立辨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偶見〕邾人伐我南鄙講家以指爲邾黨于莒故然此說得之矣按前之八年夏莒人伐我東鄙十年秋莒人伐我東鄙至十三年春莒人又復伐我東鄙圍台是將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鄆久屬莒而莒人不能自救是有事于

棄其前之一舉損衆未得志。而後之三舉乃更增以大耻棄莒人豈得志情乎哉及昨十四年夏莒人之忿魯未鮮而飢沮計窮非惟不敢言斷並不敢言伐聯事伐我東鄙而已。其何以報季孫之入鄆也耶於是決結于邾以借助而使人告之其意蓋曰魯師嘗恭莒而入鄆猶幸未能竟取鄆也竊聞邾之頻被其侵決者彼魯之先君既於其六年取鄫今君。又於其十二年取邿皆。為邾邑而魯有之其終能合憤不發。不思出一旅以援蕩其邊鄙乎邾子當此亦激於莒人而不自禁遂值此年夏魯有齊難其伐我北鄙圍成者公救成至遇而止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北鄙未得鮮㬥邾子乃與此刚而以其秋伐我南鄙也。如是而邾之黨于莒者信矣及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明年為晉平公彪之元年二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湨梁公訴于晉侯故侯即於會中令執莒子邾子以歸。左傳曰以我故是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管見趙氏鵬飛曰晉室中微三郤誅厲公弒悼公以公族自外入繼即位之初訊然思復文公之業一圍宋彭城而得諸侯再奪鄭虎牢而得鄭謀外抗彊楚內通東吳蕭魚之會不戰不戮楚不敢爭鄭不敢叛雖召陵之役不是過也李氏廉曰悼公立於成十八年凡十六年起四公之衰而復文襄之盛蓋晉賢侯也李氏曰晉悼公其猶有君子之資乎踪其行蹟能忠厚而不迫堅忍而持重有回顧却慮之謀無輕運掀快之舉比其所以能得諸侯服鄭而駕楚與使晉以詐力相長未必能服諸侯也悼公先以謙德臨之雞澤之召諸侯曰寡君願與二三兄弟相見以謀不協故十三國相與同族不令而從無滅撲滅逆執曹執從之事使晉以盟誓爲信未必能得鄭也悼公純以誠心行之鄭子民曰晉君方明必不棄鄭故五會之信終於不盟無迹並亡盟之煩使晉以戰伐爲威未必能駕楚也悼公

一以容量處之。楚子囊曰。晉不可敵。事之而後一。故三駕之烈。不交一旅。無城濮鄢陵之勞。是三者。非君子之濟乎。但諸盟誓之權。非大夫敢干也。薦魚已後。凡三大會。荀偃士匄儼然臨之。諸侯維合。大夫没分。何謹于諸侯而縱于大夫乎。王氏樵曰。宋晉悼公不討衛孫林父逐君立君之惡。而聽魯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以成其亂焉。尤為失之大者。魯之三家。晉之六卿。及齊之崔慶陳氏。視此而縱矣。以上數說。據晉侯周之行蹟立斷。皆詳核精當。其意庸有互相足者。因采錄之。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管見】諡法肆行勞祀曰悼。法肆大也。勞勤也。謂為大行勞祀。其義仍不了澈。既難附會。至其稱中年早夭曰悼。晉侯

戎當中年而實晉之賢君當從美謚惡得只據其早夭以謚悼乎攷之字典悼傷也自傷與人傷之並得通用意者悼公之卒時自傷霸業之未終雖及受含而仍不瞑曰諸國之會難悼公時亦共傷霸主之頓失凡與執紼而靡不出涕

與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晉見〕溴梁之會晉侯彪欲繼其先君悼公之霸也然自去年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特以新嗣王之寵命頓興霸圖故先衿魯而使之從齊耳其心寔欲晉嗣君之為此會哉計前悼公之霸自襄公之三年同盟於雞澤始齊侯惟以世子光處諸侯之末五年夏從會吳人于戚秋亦會救陳至九年冬會伐鄭同盟于戲十年春再會吳于柤晉侯請

於王而命光爲世子於是秋會伐鄭既得進其班以先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十一年旅而會伐鄭更進之以定其班使得先於莒子邾子而列公與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之後晉之於齊世子光不已厚乎會晉侯周卒子平公立初葬悼公而以其二月爲會于溴梁必俟徵會於齊而齊世子光不至其不可入會之大夫高厚至焉名見於傳中是知齊侯之於晉雖仍未始告絕而其與背爲二者幾矣若莒邾以下諸小國其會中復闕滕子則以有疾不行故耳當時諸侯之尊霸令雖在喪亦備越紼從事非疾得辭也滕子爲是而使其大夫告晉侯以情晉侯必嘗許之益邾子事晉久當晉景公隱之同盟于馬陵以邾子先杞伯使爲諸小國從霸之倡至于今服從晉役無少懈非若齊世子光之被德于悼公而遂以其卒背棄之也是月也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凡十一國之君足稱大會詎必盡一齊世子光既會則諸侯當還矣及值月之戊寅諸侯皆不盟而大

大盟者其故為何蓋先由晉侯之欲高厚盟而又漲以見齊厚故卒至高厚不敢盟而諸侯之大夫乃因以卒其盟耳其欲高厚盟者以高厚奉命而來既不若齊世子光之可以入會晉之於齊侯將安所取信乎前悼公之同盟於戲復同盟于亳城北齊世子光皆與焉則崇前盟之意而為之辭使高厚攝齊侯以盟其日打是月之戊寅僞有司為之北面詔明神並合聚諸國從會溴梁之大夫皆往蒞其盟焉亦庶幾乎偕徵齊侯之無異志與然高厚其敢盟哉傳於此盟稱高厚逃歸其矜蓋必然矣考齊之高厚為高無咎之兄昔成之十七年齊高無咎出奔莒子弱以盧叛齊侯使慶克佐崔杼帥師圍盧盧降高弱不知所終則亦出奔而已是時崔慶用事而慶克尤讒崔杼可知高氏不絕而猶得有為大夫之高厚此其列在朝廷於大夫中亦特奉身尾隨已耳今晉以溴梁之會微齊齊侯不復遣其世子光以入于會而其來告於會者又不遣崔杼而遣高厚是輕晉也於是晉侯亦輕齊使而不見高厚又思

有以迫逐之乃於會訖設盟于戊寅令大夫皆高厚盟使之對明神以誓齊侯之無異志高厚惡得而不逃歸也哉杜氏預曰經不書高厚逃歸畧也此說是矣蓋高厚以大夫出使溴梁戊寅之盟前執不從亦足以伸其志於何必盛於畏偪而逃耶辱命若此則批之以為不足齒亦問其宜高厚逃歸則盟月為虛以故大夫請於晉侯以卒是盟焉其意蓋謂高厚逃歸是誠知齊侯之不欲結於晉矣齊貳可無討乎且高厚之來齊侯使之先必與世子光及其執政大夫崔杼謀之者然則齊大夫之皆貳亦皆阿順齊侯又可以無討乎晉及諸國之君以討齊侯則晉之大夫及諸侯之大夫亦當從討齊侯以並討齊大夫也將使之與屢纓同盟之諸侯翕然同心以謀其不協則此日之戊寅不獲齊高厚以盟正可號召諸侯之大夫以盟矣轉討悼公之三年六月大會諸侯以同盟于雞澤其日為己未及陳侯使袁僑如會聯二十日為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此亦前事之可擬而行之者由是言侯

許之。故此年之三月。春秋書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小邾子、于溴梁。即聯書曰。戊寅大夫盟。雞澤之大夫盟。稱諸侯之大夫。明乎是月己未。有諸侯之盟。而後於其戊寅有大夫之盟也。至此溴梁之會。諸侯未始有盟。特月而不日。卒乃有戊寅大夫之盟。則必著其日矣。是盟也。豈如雞澤之大夫。猶有諸侯之盟以先之哉。穀梁傳云。諸侯會而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此為定論。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管見〕莒人於八年夏。及十年秋。凡兩伐我東鄙。未得志。至十二年春。莒人復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莒人不克自救。其氣亦沮矣。故十四年夏。不報。已而卿復侵我東鄙。莫敢用伐焉。夫豈足報季孫宿之入鄆哉。值邾之十五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蓋知其戰則不敵。特主於堅守。以拒齊

耳。而其秋則又有邾人伐我南鄙。是固由莒人怨結于邾而加之。激勸從邾子不忘魯之取鄫取邿。而以其間復怨也。其冬十一月晉侯周卒。踰年為令之十六年。晉侯彪立。既葬悼公。即以其二月會諸侯于溴梁。齊惟大夫高厚至。不入會。莒子邾子皆會。如前悼公時。公乃以莒子齊侯及邾子之先後病魯。延及八年。而魯之來謝。北鄙南鄙被其傷殘者。一一訴於晉侯。晉侯慨欲因是以伸霸令。即於會中執莒子邾子。左傳謂其執之以我故是已。其不入會之齊高厚。則飭諸侯之大夫皆高厚以盟伴之。畏偪而逃。得反命於齊侯。而有幸其不與莒子邾子同執。亦足偕以成齊侯矣。至戊寅之盟月。晉侯從大夫之請。而許其同惡齊侯及高厚。以戊大夫之盟。盟訖。晉侯將歸。乃令其所執之莒子邾子以歸也。執在諸侯會之時。以歸在大夫盟之後。經特以其執與歸而總敘之耳。以歸為歸于晉。其言其不歸于京師。足當兆而稱人。亦恐未確。觀於莒子邾子存其爵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前聞王命以為國君耶。晉侯亦王臣。

而擅執國君是無王矣惡得不誅其爵而貶以人哉前傳公二十八年三月書晉侯入曹執曹伯而其冬又書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凡執之則必有所歸也彼晉侯所執其不言歸于京師者必以歸于晉可知矣就同而歸異其以歸于晉者稱晉侯歸之于京師者稱晉人則何以故蓋前之入曹為晉侯執曹伯亦晉侯也但與後之執衛侯對勘倘得謂其執衛侯則當人之執曹伯則獨不當人之乎又得謂其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則猶當人之執曹伯以歸于晉則轉不當人之乎據是以推知此年之書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其貶而稱人之意總以晉侯擅執則罪無可辭即使其執之以歸者或轉而歸于京師而晉侯之罪亦無可稍恕也

齊侯伐我北鄙

【管見】去年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不克而還夫豈遂得忘情於成乎哉至此年春齊侯再伐我北鄙度當不外乎成之

境也而外之不復圍成者蓋齊侯欲示戎人以怯而使不為備稱懟令師方罷而後師奚興特為出其不意而攻之亦預期乎秋之伐我北鄙圍成即卒有以克成云耳

夏公至自會

管見 此十六年夏公至自會其得舉以告於廟者如三月之會於溴梁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則前之莒人伐我東鄙者三役我東鄙者一而又激勸邾人以伐我南鄙即使邾人不得以一伐而遂已者既幸因晉侯以少辯矣且諸侯會於溴梁是月又有戊寅之大夫盟皆失於同惡齊侯及逃盟之高厚也虞不出二年晉必合諸侯之師以進偪齊鄙之城下齊將大有所挫辱矣彼去年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此年春齊侯復伐我北鄙猶是成之境耳而未聞其圍成則備季孫宿叔孫豹之城成郛為有備禦戍其守者闔門固拒可矣於圍之社稷復何憂焉

五月甲子地震

箋見 按春秋之正書地震者。始見於文公九年之九月癸酉地震。再見於襄公十六年之五月甲子地震也。其實春秋有不正書地震。而尤為地震之甚者。亦不可以不知。如僖公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成公五年夏。梁山崩。皆以地震。故也。而其地之震。為特甚。遂至名山頹而古廟圮。則此外之城郭室廬。其傾危破壞。莫能悉指。乃獨舉其甚者書之耳。詳見各本條下。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箋見 前當成公十五年冬。書許遷於葉。葉為楚縣。乃楚所謂方城外之蔽也。而許得遷之者。由許靈公寗以鄭數伐許。惟為所并。乃以許與楚。而易楚之葉以圖存耳。許遷葉而楚遂有許。及茲已二十年。則此書叔老會鄭伯晉荀偃

衛甯殖宋人伐許非伐許男後遷于葉之許乃伐其所前
舉以歸楚之故許也伐許之役晉主兵而其謀則定自鄭
伯即由春之會于溴梁以告晉侯者許本堯時四岳伯夷
之後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於許以續太岳之嗣此地豈
可聽其終沒於楚哉且許為楚所據設尹置戍以偪鄭
處鄭前從楚無患也今以晉之勤鄭有蕭魚之會鄭將一
於事晉而楚必忌之其伐鄭當不能已矣若晉以此時先
伐許將復收許之故地而鄭即因以得固其腹圍焉晉之
取威定霸固於是乎在可勿務乎凡此皆鄭伯所可藉口
以中晉侯之隱者於是晉侯承悼公之餘烈有志振興嘗
其以魯故執莒子邾子既足示威於齊則此因鄭伯之言
以伐許者不亦足以示威于楚耶以故許之而旋以其夏
五月伐許其伐許不會諸侯而以諸侯之大夫者亦緣三
月之會諸侯于溴梁更有戊寅之大夫盟皆矢於同惡相
恤乘此初試必務有勞晉師以荀偃帥之即令並轄諸大
夫之以師從者惟鄭伯先陳伐許之策則使之親歷行間

以為之倡度當有所表見也是不可期於集事乎而抑知不然晉之荀偃前嘗弑其君州蒲今晉侯亦非其所憚也於是而主兵伐許乃有鄭伯聞之以冠其上以為臣不可以過君則荀偃之不用鄭伯命者決矣至諸侯之大夫若魯之叔老衛之甯殖晉亞卿宋大夫又其微者不得以名見由是伐許在鄭伯儕欲身先士卒以倡之其他國之大夫勢必顧瞻荀偃有不獲一心而并力者且許有楚之守臣日督其戍卒以闔城固拒雖圍之而不能克又使人告急於楚都楚子或怒而自將驅其精銳以兼程赴援則當乎觀春秋但書伐許而止其為無功而還與其畏楚救而速還概可知矣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管見　成左傳作郕非是去年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不克故于此年秋復伐我北鄙而圍之也恐得另成以為郕誤

一圍再圍意在必克成而後已者然成人則有備矣去秋之圍成公救之以師至遇又齊侯解圍去季孫宿與叔孫豹帥師城成郛固早料其必謀再圍成矣當此年春齊侯伐我北鄙不聞成成人知其以讓道給我欲使之疎于守備而擊其懈也乃益相與戒嚴故及秋而齊侯伐我北鄙圍成成人于此並不望公之救獨憑季孫宿叔孫豹所城之成郛堅守固拒齊侯環而攻之莫得入亦仍不克而還

大雩

〔管見〕此與前之五年書秋大雩其爲閔旱禱雨者同惟此年夏既書五月甲子地震而其秋又以禱旱書大雩先壞民居繼傷民食其被災非五年之比魯之於地震未聞有何措施至于因旱大雩則亦奉行故事已耳庸有濟乎

冬叔孫豹如晉

晉也趙氏賦飛曰叔孫豹如晉言齊之見伐也故十八年晉平諸侯圍齊皆故也此說亦據傳意為辭而於叔孫豹之告急於中行獻子及范宣子賦圻父鴻雁之詩者則從略蓋度當時如晉言齊故之情事不應得習於閑雅若此

十有七年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管見 孫氏復曰前年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此書邾子牼卒者晉人尋釋之耳莒子亦同此意自當指出但春秋書執而不書釋蘇氏轍曰不告也似未確蓋執莒子邾子為晉之罪則當書釋莒子邾子不得為晉之德則不當書豈為其告不告哉且此邾子牼者以黨于莒子而伐我南鄙公訴于晉晉侯執之以歸尋得釋而反其國旋於此年春二月庚午卒其必不使告喪於魯可知矣而春秋特書其卒者何亦以此年冬邾人伐我南鄙此後二年之春正月

諸侯盟于祝柯。晉人執邾子。所謂邾人邾子者。乃嗣立之。邾悼公華。非宣公。邾子牼也。故特書其卒以辨之。

宋人伐陳

晉見高氏閱曰。七年鄬之會。陳侯逃歸。自是不復與諸侯會。而楚鄭連年伐宋。宋於是請于晉而伐之。家氏鉉翁曰。宋人伐陳。以撓楚也。按陳之叛晉即楚者久。而宋忽以此年請伐陳。其意非惟欲悅于晉侯。亦並欲因以得悅於晉卿荀偃耳。去年秋。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許男甯久遷于葉。其故許已屬於楚。是晉之伐許。即所以撓楚矣。而卒之無功。其時之會師者。惟宋大夫微不足數。而稱人在晉之荀偃。必將有言以咎宋之遣將不　也。宋之公族。莫盛于華氏。自華元之子華閱先後卒。閱弟華臣尤以暴亂自逞。宋人將逐之。則向氏之左師戌。前嘗聘魯以盟公于劉者。必當執政。即可知此類謀伐陳以撓楚之役。實為出自向戌無疑矣。晉侯及晉荀偃聞之。能無說乎。

宋公固已在位二十年其執政皆非亦操兵柄則今之欲伐陳亦遂伐之而已彼宋公其能制乎此春秋所由書宋之伐陳初莫得辨其為君為卿而獨統稱宋人以貶之也與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管見〕按此衛之伐曹亦由去年冬公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曹之師獨不會晉荀偃使衛伐之耳衛之權在孫林父甯殖黨之其時衛侯之在位如寄則此帥師伐曹非能主其命者有臣石買雖列在大夫特不絶前石碏之餘緒而已勢甚微豈嘗得以名顯哉而春秋於此年夏突書衛石買帥師伐曹衛之於曹適何所怨而伐之衛伐曹之師其大夫石買又適何所受命而帥之使讀者推所由來則石買之帥師伐曹其為衛卿孫林父甯殖之從而孫甯又實為晉卿荀偃之役必可知矣至左傳所記謂孫林父之子孫蒯越境而田於曹曹邑重丘人詬之夏石買

孫蒯伐曹、取重丘。注、孫蒯不書、非卿也。攷經文通考、大夫無卿之名、大夫爲卿則書、非卿則不書、豈有據乎。又明年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傳稱並執孫蒯、而不見於經。注、孫蒯不書、父在位、蒯非卿。意蓋以孫林父在位爲卿、足明其子孫蒯之非卿也。是尤爲曲說矣。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管見 桃地闕。防、臧氏邑。皆在魯之北鄙。齊侯及齊高厚分師伐之。而遂圍之。同在此年之秋。蓋擬桃與防接壤。齊得借以互爲聲援。魯必因之交相震動。乘此刻日急攻。必當得志。詎復猶是前之一再圍成而卒無功也哉。然十五年之圍成、季孫宿以叔孫豹帥師城成郛。則知十六年之齊復圍成、季孫宿早備之矣。又鑒。不料其圍成。不克。更有此

十七年之圍桃並圍防邢桃為公邑猶待季孫宿之申嚴守禦防為臧氏邑彼臧孫紇夙以知稱而其後之卒謚為武與季孫宿同則獨令其自為區畫以矢於慎固可也以故此年秋經書齊侯伐我北鄙圍桃即併書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illegible]是圍之已耳亦皆不克而還若傳文於圍桃無説於圍防特詳之初稱高厚圍臧紇于防逆之者師自陽關至于旅松不敢至防送之者帥甲三百宵犯齊師至旅松而復則仍入而守防也臧孫紇但謀自脫於圍而遂以防委之齊乎此其怯懦非夫亦已甚何以為臧孫也至後稱齊師去之齊人獲臧堅彼其犯齊師以送臧紇臧堅不與其獲之既屬無因且齊侯圍桃並使高厚圍防所獲者惟一臧堅耳而又稱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而臧堅仍不憚而死則是秋之傾國大舉必使至於一無所獲而後已焉在齊侯之心誠胡為而出此哉凡皆反覆推求而莫明其故姑以存而不論置

九月大雩

管見 去年秋大雩以旱故而伏秋熟之禾不得登此年九月大雩又以旱故而伐秋種之麥不得生也其書時書月之辨大概如此

宋華臣出奔陳

管見 宋華臣乃華元之子華閱之弟也閱子為皋比傳謂宋華閱卒華臣弱皋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鈹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皋比私有討于吳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臣也不惟其宗室是暴大亂宗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為己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瘈狗瘈狗入于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按宋之合左師為向戌

木柾族。其抑于藏族之華氏者久。今值華元之子華閱卒，其弟華臣有罪，宋公言必逐之。此正向戌之隱顧也，而復請于宋公以舍華臣。夫豈出于中心之誠然哉？亦欲使華氏聞之，雖華臣終當被逐，要皆亦所譽於向戌焉耳。觀其華為已短策，苟過華氏之門必馳走，不能容宋廷一日。有華臣之跡，必可知矣。惡得免于出奔陳乎。獨側言出奔之由，以為瘈狗入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不知，以為討己也，故懼而驚走以奔陳，則有不可泥指以為實者。竊嘗觀華氏之前事。當襄公六年夏，宋華弱來奔。傳謂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樂轡怒，以弓梏華弱于朝，公見[illegible]司武而梏于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于朝，罪孰大焉。亦逐樂轡。樂轡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按司城子罕，宋樂喜也，亦戴公之後，與樂轡同族。樂轡專以弓梏華弱於朝，無君之甚。公不問，獨以華弱之不勝司武而逐之。於時司城子罕直核其罪，不請于君而自逐其門族

之欒黶亦強幹能執法者及茲襄之十七年秋華臣為戴公之分族與欒黶之于子罕同欒氏者較疏適而有罪當逐公欲逐之而向戍說公舍之此年之宋司城猶是子罕也彼心非其宥罪失刑詎不能以前之逐欒黶者逐華臣乎然則謂宋華臣之出奔陳即為子罕所逐正有據矣彼宋之左司向戍亦早料子罕必從宋公之志以卒逐華臣故其先亦復曲為之辭以止公者徒欲自見其與華氏無猜而使逐華臣之子罕為之怨府已耳

冬邾人伐我南鄙

管見按高氏閌曰邾子先君經以伐魯而為晉所執既歸而齊嗣子乃復興師以伐魯此為得其情矣又蔣氏季宣曰乘齊之圍報執之舉此說與前十五年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秋邾人伐我南鄙其乘閒亦同至左傳以為為齊故杜氏遂謂齊未得志于魯故邾助之然求諸前後經文邾之叛晉而與齊者未見所據